貞觀政要 全

御製貞觀政要序

朕惟三代而後。治功莫盛於唐。而唐三百年間。尤莫若貞觀之盛。誠以太宗克己勵精圖治於其上。而群臣如魏徵輩。感其知遇之隆。相與獻可替否以輔治於下。君明臣良。

在唐為一代英明之君。其濟世康民。偉有成烈。卓乎不可及已。所可惜者。正心修身有愧於二帝三王之道。而治未純也。朕將遠師往聖。允迪大猷。以宏至治。固不專於是編。然而嘉尚之者。以其可為行

迹登高之助也序于篇端讀

者鑒焉

成化元年八月初一日

御製貞觀政要後序

夫歷代史書何爲而作也盖述往牒之治亂爲將来之龜鑑也此政善惡皆吾師者矣孟子云舜何人予何人宋之神宗以堯舜朕何敢望云而程子愀然立志之不卑韋布猶然况帝王

乎雖然既非上聖之資則學問
之道當適淺而及深適近而至
遠可不鑑戒也哉予今講貞觀
政要而敬玩
皇明憲宗皇帝親製序文辭簡理
明猗與
帝綸三復欽歎且切興嘅噫将三

代之宏治比漢唐之借仁王霸之分判若黑白昔之孔門之徒雖五尺之童羞稱五霸而眇予小子承

祖宗艱大之業臨青丘億兆之民于今一紀于玆而曰其凉德治效未聞比諸漢唐其亦遠矣上

負
御製行遠登高之訓
祖宗遺大投艱之意觀於斯書感
愧交中敢以蕪辭略攄于後表
予自勵自勉之心而字畫未精
不能手寫爰命善書大臣書以
入梓

皇明序文亾令芸閣摹唐本而重
刋匯風下泉之思庶幾不泯云
爾旹
皇明紀元後九十一秊甲寅冬拜
手謹叙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
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

秋館事臣徐命均奉

教書

貞觀政要序

唐衛尉少卿兼脩國史修文舘學士吳兢撰

按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唐長安中二人者嘗薦兢才堪論撰詔直史舘脩國史神龍中爲右補闕累遷衛尉少卿兼修文舘學士復脩史於是采摭太宗朝政事之要隨事載錄以備勸戒合四十篇上之名曰貞觀政要開元中爲太子左庶子又嘗私撰唐書唐春秋兢以官多忠諫叙事簡核有古良史之風嘗撰則天實錄直筆無諱當世謂今董狐云

有唐良相曰侍中安陽公中書令河東公以時逢聖明位居宰輔寅亮帝道彌諧王政恐一物之乖所慮四維之不張每克己勵精緬懷故實

未嘗有之太宗時政化良足可觀振古而來未之有也至於垂世立教之義典謨諫奏之詞可以弘闡大猷增崇至道者爰命不才備加甄錄體制大略咸發成規於是綴集所聞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綱詞兼質文義在懲勸人倫之紀備矣軍國之政存焉凡一帙一十卷合四十篇名曰貞觀政要庶乎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則可久之業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其篇目次第列之于左

二帝三王之治後世莫能及者順人之道盡乎仁義也唐太宗以英武之資克敵如拉朽所向無前天下甫定魏鄭公力排封德彝之繆以仁義進雖太宗未能允迪其實有愧於脩齊然四年之間內安外服貞觀之治亦仁義之明效歟史臣吳兢類爲政要凡命令政教敷奏復逆詢謀之同謇諤之異所以植國體而裕民生者赫赫若前日事江右戈直集前賢之論以釋之翰林草廬吳公叙其首以屬於余值拜奎章台命道廣陵謀於憲使日新程公將有以廣其傳也

程公慨然卽以學廪之羡鋟諸梓嗚呼仁義之心亘古今而無間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進輔於
聖朝則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觀是編者尙勗之哉
至順四年歲在癸酉正月辛卯前中奉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奎章閣大學士郭思貞書

貞觀政要者唐太宗文皇帝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而史臣吳兢編類之書也自唐世子孫既已書之屏帷銘之几案祖述而憲章之矣至於後世之君亦莫不列之講讀形之論議景仰而倣法焉夫二帝三王之事尚矣兩漢之賢君六七作何貞觀之政獨赫然耳目之間哉盖兩漢之時世已遠貞觀之去今猶近遷固之文高古爾雅而所紀之事略吳氏之文質樸該贍而所紀之事詳是則太宗之事章章較著於天下後世者豈非此書之力

哉夫太宗之於正心脩身之道齊家明倫之
方誠有愧於二帝三王之事矣然其屈己而
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而節用寛厚而愛民
亦三代而下絶無而僅有者也後之人君擇
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豈不交有
所益乎惜乎是書傳寫謬誤竊嘗會萃衆本
參互考訂而其義之難明音之難通字爲之
釋句爲之述章之不當分者合之不當合者
分之自唐以來諸儒之論莫不彙而輯之間
亦斷以己意附於其後然後此書之旨頗爲

明白雖於先儒窮理之學不敢妄議然於
國家致治之方未必無小補云後學臨川戈直
謹書

貞觀政要集論題辭

夏有天下四百五十餘年商有天下六百三十餘年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三代以後享國之久唯漢與唐唐之可稱者三君而已太宗文皇帝身兼創業守成之事納諫求治勵精不倦其效至于米斗三錢外户不閉故貞觀之盛有非開元元和之所可及而太宗卓然為唐三宗之冠史臣吳兢類輯朝廷之設施君臣之問對忠賢之諍議萃成十卷曰貞觀政要事覈辭質讀者易曉唐之子孫奉為祖訓

聖世亦重其書澄備位經筵待嘗以是進講焉
夫過唐者漢孝文之恭儉愛民可鏡也越漢者
夏大禹之好善言惡旨酒可規也繼夏者商成
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可師法也周監二代
郁郁乎文文武之德旦奭之猷具載二南二雅
周頌之詩召誥立政無逸之書義理昭融教戒
深切率而由之其不上躋太和景運之隆乎然
譬之行遠必自邇譬之登高必自卑則貞觀政
要之書何可無也庶士戈直考訂音釋附以諸
儒論說又足開廣將來進講此書者之視聽其

昕裨益豈少哉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
製誥同脩　國史吳澄題辭

第六卷

集論諸儒姓氏

柳氏芳 字仲敷蒲人唐玄宗時進士肅宗時續編國史

劉氏昫 字耀遠涿陽人五代晉時為相撰舊唐書

宋氏祁 字子京安陸人宋仁宗時進士為翰林學士撰新唐書列傳。

孫氏甫 字之翰許昌人宋仁宗時進士為諫官撰唐史記及唐史論斷

歐陽氏脩 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時進士仕至參知政事太子少師撰新唐書紀志有文集

曾氏鞏 字子固南豐人宋神宗時擢中書舍人有文集

司馬氏光 字君實涑水人宋哲宗時拜左僕射贈太師撰資治通鑑

孫氏洙 字巨源廣陵人宋神宗時進士爲諫官有文集

范氏祖禹 字淳父成都人宋哲宗時爲翰林學士撰唐鑑

馬氏存 字子才宋哲宗時進士有文集

朱氏黼

張氏九成 字子韶開封人宋高宗時狀元爲待制撰史論

胡氏寅 字明仲建安人宋高宗時進士爲詩官撰讀史管見

呂氏祖謙 字伯恭東萊人

唐氏仲友 字　金華人

葉氏適 字正則永嘉人

林氏之奇 字少頴三山人

真氏德秀 字希元建安人

陳氏惇脩 字伯厚三山人撰史斷

尹氏起莘 括蒼人撰通鑑綱目發明

程氏祁

呂氏 未詳名字撰通鑑精義

貞觀政要

戈直集論

愚按貞觀者唐太宗表年之號也易大傳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猶言天地之文理主於正以示人也政要者唐史臣吳兢類輯貞觀間君臣之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之大要也唐史本紀曰太宗姓李氏諱世民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八世孫高祖次子也母曰太穆皇后竇氏生而不驚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貴人也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既去乃采其語名之曰世民及長聰明英武有大志能屈節下士結納豪傑佐高祖以定天下之亂功業日隆隋義寧元年高祖以唐王受隋禪國號唐明年改元武德封世民為秦王九年立秦王世民為皇太子聽政是年八月即皇帝位明年改元貞觀在位凡二十三年為一代之賢君其言行之美政治之盛與夫任賢使能之方從諫樂善之道大略

世聚此書也使文宗讀此慨然慕之故太和初政號為清明則是書也不無補於治云

貞觀政要卷第一

論君道一　論政體二

君道第一 凡五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股一作脛啖音淡食也腹飽而身斃若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亂者朕每思傷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若耽嗜滋味

玩悅聲色所欲既多所損亦大既妨政事又擾生人〔擾亦作擾〕且復出一非理之言萬姓為之解體怨讟既作〔讟音瀆痛怨也〕離叛亦興朕每思此不敢縱逸諫議大夫〔唐制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之職〕魏徵〔詳見任賢篇〕對曰古者聖哲之主皆亦近取諸身故能遠體諸物昔楚聘詹何〔楚春秋時國名僭稱王詹何楚詹尹之後隱於釣楚莊王聞而異之召而問焉出列子〕問其理國之要詹何對以脩身之術楚王又問理國何如詹何曰未聞身理而國亂者陛下所明實同古義〔按通鑑武德九年六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

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
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嘗以此思之
故不敢縱欲也與此章所
異而旨同故附見于此

愚按中庸九經修身爲先大學八目修身
爲本古者二帝三王之治未有不先正其
身而能正天下者也故堯必克明俊德而
後能黎民時雍舜必帝德罔愆而後能萬
邦咸寧禹必祗台德先而後能朔南暨聲
敎湯必懋昭大德而後能表正萬邦武王
必建其有極而後能作民父母蓋身者表
也天下者景也未有表正而景曲者也身
者源也天下者流也未有源淸而流濁者
也後之人君若漢高之約法除苛文景之
衆致刑措宣帝之綜核名實光武之恭勤
儉約明帝之明察章帝之寬厚長者
其愛民之心治民之具蓋亦有合乎先王
者矣特其本原之地有未純焉者爾由此
觀之身心與家國天下爲一者三代以上
之治也身心與家國天下爲二者三代以

下之治也唐太宗以英武之姿當大亂之後芟除羣雄拓定四海一旦君臨南面首咨其羣臣曰安天下必須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者斯言也非三代以下之言也魏徵斯時正當告之以中庸之九經大學之八目于以闡揚聖學之奥于以發明心術之微可也顧乃以楚王詹何之言言之何其迂歟使太宗斯時得聞二帝三王之學必將終始如一而無晚年之悔內外如一而無宮闈之愧矣豈特貞觀之治而已耶惜乎太宗能言之而不能行之魏徵能贊美之而不能發明之也吳氏編是書置此於開卷之首其有所取也夫抑有所感也夫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爲明君暗君徵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詩云先人有言詢于芻蕘詩大雅板篇之辭芻蕘採薪之人言雖賤

而不泰也人詩作民盖避太宗諱故以入代民他皆類此昔唐虞之理堯曰陶唐氏舜曰有虞氏理本作治盖避高宗諱故以理代治他皆類此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虞書史贊舜之辭謂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也是以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不能塞也共音恭鯀音衮共工唐虞官名古之世族官也鯀崇伯名夏禹父也共工滛辟鯀治水無功舜流共工于幽洲殛鯀于羽山塞猶蔽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虞書曰静言庸違靖與静同回亦違也謂静則能言用之則不然也秦二世則隱藏其身捐隔疏賤而偏信趙高及天下潰叛不得聞也捐音宣棄也秦二世始皇少子名胡亥嗣位號二世皇帝趙高秦宦者二世用之爲相二世常居禁中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二世後爲高所弑梁武帝偏信朱异而

侯景擧兵向闕竟不得知也昇羊吏切梁武帝姓蕭名衍仕齊封梁王受齊禪國號梁朱异仕梁爲散騎常侍侯景東魏臣叛歸魏復請歸梁武帝從朱异之議納景爲大將軍及景反叛朝野共怨异武帝後爲景所逼餓而死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剽音漂劫也隋煬帝姓楊名廣文帝次子也虞世基仕隋爲內史侍郎世基以帝惡聞盜賊告者皆不以實聞由是盜賊競起陷沒郡縣皆不之知煬帝後爲宇文化及等所弑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太宗甚善其言

范氏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爲耳目故聰明庸君以近習爲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唐氏仲友曰兼聽則公正忠讜進偏信則浸潤膚受行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本

愚按太宗問明君暗君魏徵謂兼聽者明偏信者暗茲言固簡而當矣然兼聽偏信此自外至者也明之與暗又有存於中者焉堯之欽明舜之聰明乃其中高澄徹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妍媸輕重隨物而見者也彼昧者蔽者反是此又明暗之所分盖偏信固易於蔽而兼聽亦有所當擇惟明足以燭理何施而不可苟君天下者欲進於堯舜之明當自格物致知之學始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守成亦作守文後同尚書左僕射尚音常射音夜凡言尚書僕射並同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取其領事之號也唐制尚書省置左右僕射掌統理六官爲令之貳令闕則總省事宰相職也房玄齡詳見任賢篇對曰天

地草昧易屯卦彖傳曰天造草昧草雜亂昧冥晦也羣雄競起攻破乃降下江切戰勝乃剋由此言之草創爲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樂音洛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爲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弊恒由此起恒胡登切常也以斯而言守成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成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

文控御英雄（一作條）南面臨下（易說卦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世傳祚無窮（祚福位也）然而克終者鮮（上聲少也後同）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鑑不遠（詩大雅蕩篇之辭言商紂之所當鑑者近在夏桀之世也）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彊銳（一作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之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惡烏去聲）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虐以就滅亡哉（桀名履癸夏末諡暴之君湯伐之而死）恃其富彊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而

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讒鉏咸切譖也）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掩蔽也）君臣道隔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殞羽敏切殁也）子孫殄絕（殄音腆盡也）為天下笑可不痛哉聖哲乘機拯其危溺（拯之慶切救也）八柱傾而復正（淮南子曰地有九州八柱括地象曰崐崙山為柱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韋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四維弛而更張（弛音矢廢也更平聲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遠肅邇安不踰於期月（期與朞同謂周一歲之月也論語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

也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勝平聲去上聲論語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觀去聲）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媛美女也音援）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鑑彼之所以失（一作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武王克商紂走反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毀阿房之廣殿（阿於何切房讀曰旁秦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自殿下直抵南山表闕道絕漢後為楚所焚）懼危亡於峻宇（夏書五子之歌曰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思安處於卑宮（處上聲後同論語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謂禹薄於己）

而勤於民也則神化潛通無為而治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綵玉砌以土階堯舜之朝土階三等茅茨不剪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言一念之差雖聖亦為狂矣不慎厥終忘締搆之艱難締音帝結也搆音姤成也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椽音傳榱桷也追雕墻之靡麗因其基以廣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音掌不知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火揚湯止沸

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測也(測一作則)後嗣何觀
夫事無可觀則人怨(夫音扶後同)人怨則神怒神怒
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
而能以身名全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將隆七
百之祚(隆一作基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貽厥
子孫傳之萬葉難得易失(易以豉切後同)可不念哉(㦲通)
(貞條十一年正月上作飛山宮故魏徵上此疏)是月徵又上疏曰臣聞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
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
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思國之理

臣雖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神器帝位也居域中之大老子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虞書曰元首明哉所以喻君也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殷憂憂之盛也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胡越者極南北

之間言至異可同日也傲物則骨肉為行路言至親反疏也雖董之以嚴刑董督也虞書曰董之用威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家語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也奔車朽索其可忽乎朽許九切索蘇各切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喻危亡可畏之甚奔車朽索亦此意也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樂音洛後同盤遊畋獵也周書曰不敢盤于遊田三驅者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易比卦六五王

用三驅失前禽蓋猶成湯祝網之義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
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
惡恐所加則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
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玆九德虞書臯陶曰亦行有九德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言人之德見於行者凡
九蓋知人之事也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
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効其忠文
武争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孟子曰一遊一豫爲
諸侯度豫樂遊巡也言王者一遊一豫皆有可惠及民而諸侯所取法不敢假遊以病民也
以養松喬之壽赤松王喬皆古仙人之有壽者鳴琴垂拱不言

而化家語曰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垂拱音垂衣拱手無爲而治也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按通鑑係十一年四月魏徵上此疏太宗手詔答曰省頻抗表省悉井切視也誠極忠款苦管切誠也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夜半也非公體國情深啓沃義重啓開也沃灌漑也商書高宗命傅說曰啓乃心沃朕心豈能示以良圖匡其不及朕聞晉武帝自平吳已後晉武帝姓司馬名炎家世仕魏封晉王受魏禪國號晉吳國名三國孫權之後晉武滅之務在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字穎考仕魏爲司徒晉受禪以曾爲太傅退朝謂其子劭字敬祖曾之子也仕晉爲司徒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

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死及孫綏果為淫刑所戮（綏字伯蔚曾之孫也仕晉為尚書後為東海王越所殺）前史美之以為明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為人臣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孝經傳曾子述孔子之辭）所以共為理也曾位極台司（三公上應三台台司者三公之位也）名器崇重當直辭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諍以為明智不亦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去聲焉於虔切論語孔子告冉求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公之所陳朕聞過矣

當置之几案專等弦韋弦弓弦韋柔皮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美於往日美亦作盛虞書舜皐陶賡歌之辭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蜀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也遲復嘉謀犯而無隱遲去聲禮事君有犯而無隱朕將虛襟靜志敬佇德音按太宗此詔通鑑係在十一年七月魏徵累上疏之後

孫氏甫曰魏公以忠直稱歷數百年而名愈高李翱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傳魏徵則記其諫諍之詞足以見正直是魏公得諫諍之道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也此二疏乃諫諍之著者魏公事英主力贊治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尚孜孜諫諍以防其甚如章中常之主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諫必竟切至安危大計必忘身以爭也蓋輔相之道不至

此不足以爲忠後
之爲相者宜詳之
呂氏祖謙曰魏徵教太宗十思使太宗能以
是十思而充之則當時之治不惟貞觀而已
雖并隆於堯舜可也然魏公之十思可
以與孔子之九思同垂訓於萬世矣
愚按魏徵之於諫也可謂難矣不惟大事
能諫雖小事未嘗舍也不惟初年能諫雖
末年未嘗一輟也史稱其平生諫疏二百餘
篇而是年一月之中見於諫疏者凡二焉
見於書者如此則其見於言者可知矣傳
於世者如此則其不傳於亡者亦可知矣
臣不以數諫爲嫌君不以數諫爲忤其致
貞觀之治有以也夫今以二疏觀之一以
爲當監隋之所以失念唐之所以得一以
爲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實寡夫能懼
得失而後能慎終始能慎終始則有得而
無失矣二疏之言相爲表裏者也吳氏合
二疏爲一章
有旨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以豉切〉侍中〈唐制門下省侍中掌出納帝命相國儀凡軍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國事宰相號也〉魏徵對曰甚難太宗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仰一作貞〉何謂為難徵曰觀自古帝王在於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音洛〉必懷寬怠言事者惟令競懼〈令平聲〉日陵月替以至危亡聖人所以居安思危正為此也〈為去聲〉安而能懼豈不為難

愚按太宗以間世之才內芟羣雄外清四海其視取天下有不足為者況於守天下乎故魏徵因其問而對以甚難魏徵豈欲難人之所易哉蓋自古人主在憂危則思

敬畏思敬畏則亂者治矣居安樂則懷寬怠懷寬怠則治者亂矣周宣能謹於北伐之日而不能謹於庭燎鄉晨之時晉武知謹於平吳之先而不能謹於天下一統之後明皇首誅諸韋安居而祿山之亂生憲宗平蕩淮蔡休兵而弘志之禍作唐虞氏治兢兢業業於一日萬機者豈徒然哉音定公問一言興邦孔子對以爲君之難然則魏徵之言其一言興邦者乎

政體第二 凡十三章

貞觀初太宗謂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高祖入關招之授光祿大夫武德初遷內史令貞觀初拜太子少師遷僕射又遷御史大夫參預朝政後拜太子少傅卒謚日恭帝以性忌改謚貞褊曰朕少好弓矢以好並去聲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

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皆一作多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猶不得其理況朕有天下之日淺得爲理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而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京官謂京都官唐制五品以上皆以名聽制授更宿中書內省更平聲唐制中書內省在禁中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范氏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若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胡氏寅曰太宗論藝絕世矣無虛發若使弓材不良發矢不直則當危窘交急之時所欲斃者不能應弦而倒而濱於殆也久矣工人之意則不爲是蓋見太宗之微故借弓爲喻所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乾藝之言所謂伯牙之彈而太宗聞之異乎子期之聽邪太宗英才蓋世群臣亦一時豪傑多不足以望清光而造弓者乃官外而窮其內衆不可拚羌如此人君可不慎哉凡人能反求諸己音實難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召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爲君之道

愚按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固時見於傳不謂唐之弓工能見太宗之微而有木心不止袁裏曾邪之語斯言也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董子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遠近莫不一於正不知太宗果能用工人之言而觸類於經傳之言乎

貞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漢世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唐制黃門侍郎貳侍中職掌宗祀贊獻奏天下祥瑞之官）王珪（詳見任賢篇）曰中書所出詔勅（中書省名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曰中書省唐制中書令軍國政令凡制冊詔牒皆宣署而施行焉置令二人侍郎二人右諫議大夫四人右補闕六人今之甘也其屬則有舍人六人右散騎常侍二人右拾遺六人起居舍人二人時中書門下與尚書曰三省）頗有意見不同或兼錯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書門下（省名唐制門下省掌出納詔令國務則與中書參總焉置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侍中之貳也其屬則有左散騎常侍二人左諫議大夫四人給事中四人起居郎二人補闕二人左拾遺二人弘文館亦隸焉）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為去聲）或有護

已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銜戶監切含也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施平聲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在意防也隋日內外庶官政以依違而致禍亂人多不能深思此理當時皆謂禍不及身面從背言虞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謂面諛以為是背毀以為非也不以為患後至大亂一起家國俱喪雖有脫身之人縱不遭刑戮皆辛苦僅免甚為時論所貶黜卿等特須滅私徇公堅守直道庶事相啓沃勿上下雷同也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故曰雷同

胡氏寅曰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雖以周公位冢宰然亦與召公同相為左右何者周公不敢自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為人心不同大賢難得則參錯並行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自漢以來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法意猶審賢否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又以官未及而有人可用者參預朝政而其大綱則得中書出令門下審駁而尚書受成須之有司當貞觀時君明臣忠朝希執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也嗚呼為君如太宗為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為後世法也

愚按胡氏謂古者論一相而止至周召始並相以書傳考之殆不然也何則實稽之使宅百揆宰相之職也后稷皐陶垂益伯夷后夔皆羣有司之職也若契之敷教龍

之納言則不可以有司言也豈非輔正宰相參預朝政者乎湯以伊尹仲虺並爲宰相紂以鄂侯西伯並爲三公豈待周召而後有並相之事哉唐制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尚書受成蓋所以集衆人之善而防一己之私眞唐虞三代之遺意也觀太宗戒王珪之辭首言讒短避隙之私次言隋朝僞違之禍是不惟法度之善其申儆戒飭於法外者豈不尤深切矣哉

貞觀二年太宗問黃門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爲政皆志尚清靜以百姓之心爲心近代則唯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任用大臣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如漢宣帝時丞相韋賢通詩魏相學易之類朝廷

若有疑事皆因經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
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行去聲
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
優長兼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胡氏寅曰上旣從問注亦從對如是則無切
磋之益矣前古凡幾古近世凡幾世往宜復
帝曰不知陛下所指爲何代請得論之如是
則有因事獻替之功矣若魏晉而下則無足
言若自兩漢則西京文學之美不如東漢名
節之卲而風俗厚薄治化淳漓無不本於人
君者忠臣事君必勉其所未能而獎其所來
至兩漢盛時太宗所可及也禹湯文武之業
豈不在所
希慕乎

愚按太宗近代於前古之問自三代以
下之善者問也王珪當以漢爲對而謂近

代重武輕儒果何所指也夫古者皐夔稷契伊傅周召此所謂儒也以明體適用之學躋斯世於極治者也豈特漢之經術比哉太宗以學業優長兼識政體者進其階品不知學業優長者果眞儒乎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勑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比音鼻惟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唯唯並音葦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勑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勑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按通鑑是年四月上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云云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

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范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欲資脩其所不逮也故書曰百官脩職而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吏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勅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呂氏曰武王諤諤而昌商紂唯唯而亡蓋朝廷之上和而不同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此謂諤諤之風也朝廷以諤諤爲風則正人進而佞人退安得而不昌乎其或君臣上下有非不諫務相順從以爲雷同此唯唯之風也朝廷以唯唯爲風則佞人進而君子退安得而不亡乎是道也豈武王與紂爲然秦人唯唯而亡漢家諤諤而昌隋人唯唯而亡唐家諤諤而昌未有唯唯而不亡亦未有諤諤而不昌者也

愚按舜命龍作納言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說者謂後世中書門下之職即納言也夫出者受上言以宣於下納者聽下言以聞於上而允者當於理之謂也下情上達上情下孚一切以帝命之公而無讒說之私此非擇才不能也彼阿旨順情唯唯苟免者豈惟允之義乎

貞觀四年太宗問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隋文帝姓楊名堅弘農人後周朝以元舅輔政位相國封隋王受周禪國號隋）對曰克己復禮（論語孔子答顏淵問仁之辭言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勤勞思政每一坐朝（音潮）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宿衛之士傳飧而食（飧音孫熟食也）雖性非仁明亦是勵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

而心不明夫(音扶)心暗則照有不通至察則多疑於物又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隋文帝受禪之時周宣帝既喪靜帝幼沖之日也)恒恐羣臣內懷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決斷雖則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相去聲後同)惟即承順而已朕意則不然以天下之廣四海之衆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平聲)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虞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機與幾同謂日之至淺而事之至多也)獨斷一人之慮也且日斷十事五條不中(去聲後同謂中於理也)中者信

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豈如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法令嚴肅誰敢為非因令諸司因令之令平聲若詔勅頒下有未穩便者必須執奏不得順旨便即施行務盡臣下之意

范氏祖禹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情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勞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

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愚按古之君天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人未有身代羣臣之事而自以爲勵精者也隋文帝天資苛察多疑自任欲以一身之耳目而周知天下之務以一人之手足而悉代百司之勞不及再傳天下大亂後世道學不明故隋文自以爲勵精之事蕭瑀亦稱之爲勵精之主夫堯之兢兢堯之勵精也舜之孳孳舜之勵精也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堯舜之勵精勞於求賢而已豈以其身代羣臣之事哉瑀又謂其能克已復禮斯顔子之所勉行也豈隋文之所能乎失之遠矣太宗深悟隋文之非非惟欲廣任賢良高居深視但令百司不得順旨務盡臣下之意其

貞觀之治較之開皇相去懸絶者有以也夫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若便驕逸必至喪敗今天下安危繫之於朕故日愼一日雖休勿休然耳目股肱寄於卿輩旣義均一體宜協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極言無隱儻君臣相疑不能備盡肝膈實爲國之大害也 按通鑑是年康國求內附太宗因有是言

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呂氏祖謙曰魏徵之於太宗救其惡多矣而未嘗不將順其美焉故其言曰內外治安臣

不以為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夫既將其居安思危之美俾其居安思危之心永永不忘則其將順正救之道豈不兩盡乎

愚按太宗謂治國與養病無異竊嘗因其言而推之天下猶一身也人君為元首大臣為心膂其次為股肱又其次為耳目又其次為爪牙天下之瘝瘵殘疾則癢病疢痛舉切吾身者也唐虞三代康强無事之時也春秋戰國病困危篤之時也三國南北朝病蹶盤跚辟者也隋亡唐興其病愈新起之時乎慎其起居節其飲食兢兢焉保護之可也一有觸犯不惟病之復作且不可復愈矣雖然先儒嘗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如手足痿痺氣已不貫烏乎使太宗而知此義又豈特貞觀之治而已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興有

衰猶朝之有暮皆為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諂者日進既不見過所以至於滅亡朕既在九重（平聲君門九重）不能盡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無事四海安寧便不存意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虞書舜言禹之辭君可愛而民可畏也）天子者有道則人推而為主無道則人棄而不用誠可畏也魏徵對曰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理忘亂（處上聲）所以不能長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內外清晏能留心理道常臨深履薄（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喻可畏之甚也）國家曆數（曆數者帝

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月氣節之先後也自然靈長臣又聞古語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陛下以為可畏誠如聖旨

愚按書曰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所以通下情而防壅蔽也太宗以建臣為耳目有合於此歟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所以畏民心而保君位也魏徵以水能載舟覆舟有得於此歟君臣之相儆戒如此誠有天下者之鑑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古人云危而不持顚而不扶焉用彼相焉於虔切相去聲見君道篇註君臣之義得不盡忠匡救乎朕嘗讀書見桀殺關龍逄音龐桀臣

桀見君道篇註關龍逄夏之賢大夫諫桀被殺漢誅鼂錯上音潮下音措鼂錯潁川人漢景帝時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吳楚七國遂反爰盎請帝斬錯遂斬於東市未嘗不廢書歎息公等但能正詞直諫裨益政教終不以犯顔忤旨忤音午逆也妄有誅責朕比來比音鼻臨朝斷決亦有乖於律令者公等以爲小事遂不執言凡大事皆起於小事小事不論大事又將不可救社稷傾危莫不由此隋主殘暴身死匹夫之手率土蒼生罕聞嗟痛公等爲朕思隋氏滅亡之事爲去聲後同朕爲公等思龍逄鼂錯之誅君臣保全豈不美哉

林氏之奇曰君臣之間其安危禍福之所在未嘗不相與共之也夏桀爲一己之欲故不恤關龍逄之死龍逄旣誅而桀亦不免於亡虞世基爲一己之計故不諫煬帝亦不免於亡煬帝旣亡而世基亦不免於禍夫夏桀之殺龍逄世基之媚煬帝豈不以在己之意爲自得哉及其危禍之至而俱以不免此太宗所以戒其臣使之爲己思煬帝之亡也亦爲之念龍逄之死也由是言之君之納諫臣之進諫豈非相爲謀而後能相保乎

愚按君臣一心則君體其臣臣體其君上下交泰之時也君臣二心則君不恤其臣臣不恤其君上下不交否之時也太宗欲爲羣臣思龍逄鼂錯之誅是君能以臣之心爲心也又使羣臣爲己思隋氏滅亡之事是臣能以君之心爲心也君以臣之心爲心臣以君之心爲心其上下之交泰乎宜其致貞觀之治也

貞觀七年太宗與秘書監唐制秘書省置監一人掌邦國經籍圖書

之事在二局曰著作曰大史皆率其屬而修其職少監爲之貳魏徵從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從容切從容和緩貌因曰當今大亂之後造次不可致理造七到切後同造次急遽也徵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理思理則易教易以豉切後同然則亂後易教猶飢人易食也太宗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勝平聲去上聲此述論語之辭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徵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施平聲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朞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論語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太宗以

為然封德彝名倫以字行觀州人初仕隋為起居舍人佐虞世基以諂承主意後與宇文士及降唐以秘策干高祖為秦王參謀軍事貞觀初拜右僕射卒諡曰明後以邪佞改諡繆等對曰按通鑑無等字作非之曰三代以後以一作之人漸澆上古聊切薄也下五禾切謬也訛故秦任法律謂秦之治專用刑法律令言苛酷也漢雜霸道謂漢之治以王道霸道雜施之言不純也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若信魏徵所說一作論恐敗亂國家徵曰五帝史記謂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孔安國書序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未詳孰是三王夏殷周創業之主禹湯武王是也不易人而理易如字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

與蚩尤七十餘戰其亂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黃帝姓公孫名軒轅號有熊氏蚩尤古諸侯之無道者蚩尤作亂黃帝徵師諸侯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之而萬國和九黎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九黎蚩尤之屬也顓頊號高陽氏黃帝之孫也國語楚觀射父曰少皥氏之衰也九黎亂德人神雜糅不可方物顓帝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人桀爲亂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即致太平桀夏王名履癸湯殷主名履桀不務德而賊傷百姓湯遂率兵伐之桀走鳴條遂放而死湯乃踐位平定四海紂爲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紂殷王名受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紂淫亂日甚百姓怨望武王遂率諸侯伐之紂死於鹿臺武王克殷二年太子誦立是爲成王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

今應悉為鬼魅（應平聲當也）寧可復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難去聲駁也）然咸以為不可（以上文按通鑑係在四年）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康寧突厥破滅（突陀沒切厥九勿切突厥阿史那氏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夏日獫狁商日鬼方周日獫狁其別部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與中國抗衡歷代為患悉臣服於唐）因謂羣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云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勸我既從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中國勍敵（勍音檠強也）今酋長（酋慈由切長音掌番國之長也）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此皆魏徵之力

而顧謂徵曰玉雖有美質在於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礫音的小石也別彼列切若遇良工即為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公所切磋七多切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為良工爾按史傳曰帝納其言不疑於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賷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孫氏甫曰帝王興治之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意可見矣但後之為天下

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不能通審
時弊以道變之務速其功以行一時之事故
所爲駁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謨識
稽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姦人之
論力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
興立教法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
呼公
哉
范氏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魏徵仁
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用
罰之言也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
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illegible]
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欲治天下則順之而已
咈之而能治之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
從德彝行之數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
其速也蓋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爲
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
丁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胡氏寅曰德彝言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未爲
甚失魏徵言若果澆訛當爲鬼魅則非也以

言契以來觀之三代之時固不若唐虞之世周之文勝又不若虞夏之質兩漢風俗豈敢望周而唐室風俗又安能及漢耶若謂民常淳樸無有澆訛是結繩之治可以易約劑土鼓之樂可以變絲竹矣要之一治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多則氣漓而人澆淳漓一變而天地之氣盈虛消息後世誠不及古遠矣若天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耳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於飢渴者易為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效止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

愚按仁者心之德而愛之理義者心之制而事之宜二者皆出於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也古之聖人體之於心行之於身措之於家國天下操存於未發之時持守於隱微之地終始如一無須臾之離也表裏如一無毫髮之間也故能使天地自位

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豈可以
僞而爲之襲而取之哉周道旣衰聖學榛
塞孟子於戰國之時汲汲以仁義說齊
梁之君則見謂迂闊而莫之行也自時厥
後則自謂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者有之矣
崇尚則黃老不信儒術者有之矣自謂本雜
霸之道不喜書生者有之矣其視仁義不過
尊之以美名待之以虛器而已寥寥千載
唐太宗以英武間世之姿當撥亂反正之
運獨毅然抑封倫之言力行魏徵之請故
能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野宿幾於
刑措亦可謂仁義之效矣然太宗之於仁
義也慕其名而不得其實喜其文而不究
其本知求之於紀綱政事而不知反之於
吾身方寸之間知求之於外廷朝著而不
知行之於宮闈隱微之際故始以從諫爲
美而終不免仆碑之失外以出宮女爲名
而內不免懷嬴之累內外扞格終始衞決
其於聖人之仁義蓋外似而內違名同而
實乖也夫自成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

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天之生賢君如此其不數數也幸而有力行仁義之君而輟之於聖人之道則又若珷玞之於美玉稗之於美稼焉豈非聖道不明有君無臣之所致乎嗚呼惜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隋時百姓縱有財物豈得保此自朕有天下已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向使朕科喚不已雖數資賞賜數音朔亦不如不得魏徵對曰堯舜在上百姓亦云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含哺鼓腹而云帝何力於其間矣堯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今陛下如此

含養百姓可謂日用而不知又奏稱晉文公晉春秋時國名文公晉君名重耳出田逐獸於碭徒浪切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將安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文公出澤而受之於是送出澤文公曰今子之所欲教寡人者何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之小澤則有矰丸之憂矰音曾矢也黿鼉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鉤射之憂射音石今君出獸碭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從去聲漁者曰君何以名君尊天事地

敬社稷保四國慈愛萬人薄賦斂去聲輕租稅臣亦與焉與去聲君不尊天不享地不敬社稷不固四海外失禮於諸侯內逆人心一國流亡漁者雖有厚賜不得保也遂辭不受太宗曰卿言是也

舊本此章附忠義篇今按其言於政體尤切故附於此

愚按惠王移民移粟孟子不許其仁子產濟人溱洧孟子譏其不知為政夫使梁國有九年之儲子產有輿梁之政安用區區之小惠哉善乎太宗曰人得營生即朕所賜若科差不已雖賞賜不如不得此可謂知為政之本矣愚觀後世之君有賜民今年田租者有賜民爵賜民帛者夫耕田鑿井之民尚不知帝力之何有彼有限之賜何足以周無窮之民乎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師師衆也周都鎬京後世因以天子建都之地曰京師此指長安隋之都而言也宮中美女珍玩無院不滿煬帝意猶不足徵求無已徵平聲召也兼東西征討窮兵黷武黷音瀆百姓不堪遂致亡滅此皆朕所目見故夙夜孜孜孜音茲篤意也惟欲清淨使天下無事遂得徭役不興年穀豐稔百姓安樂音洛後同夫治國猶如栽樹夫音扶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一作盛君能清淨百姓何得不安樂乎

愚按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人莫不然而君天下者尤甚焉夫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虐嚴酷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自

古亡國喪家之君未有不由多欲者也桀以多欲而亡成湯反之而興紂以多欲而亡武王反之而興煬帝多欲而亡太宗反之而興夫太宗之寡欲非能如湯武也不過勉強行之耳猶能身致盛治歷年數百況於真知實踐者乎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或君亂於上臣理於下或臣亂於下君理於上二者苟逢何者爲甚特進魏徵對曰君心理則照見下非誅一勸百誰敢不畏威盡力若昏暴於上忠諫不從雖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吳不救其禍敗亡亦繼

一作從虞吳二國名百里奚虞之賢臣晉假道於虞以伐虢欲并取虞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後果爲晉所滅伍子胥名員楚人吳之賢臣吳王夫差伐越越請和子胥諫吳王

不聽與越平復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吳王又不聽太宰嚭譖子胥於王王賜劒使自死後吳為越王句踐所滅 太宗曰必如此齊文宣昏暴楊遵彥以正道扶之得理何也齊文宣姓高名洋東魏臣襲其父歡位封齊王受魏禪國號齊楊遵彥名愔仕齊為尚書令文宣以功業自矜遂嗜酒淫泆肆行強暴而能委政楊愔總攝機衡百度修飭時人皆言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徵曰遵彥彌縫暴主救理蒼生纔得免亂亦甚危苦與人主嚴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諫皆見信用不可同年而語也

林氏之奇曰君者臣之綱君正則臣正未有綱之不正而能使其目之正者然則君苟自亂安能使其臣之治也鄭公之言可謂得夫正綱之道而太宗乃以齊文宣得楊遵彥為

君亂臣治之比殊不知彼之所爲才能救其亡耳烏足以爲治哉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康子曰夫如是奚其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是亦君亂而臣治然止於不喪而已安能以興邦乎

愚按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君臣相須以成至治此元首股肱所由以取喻也太宗之言未爲知要夫君亂臣理此季世之所見在求之古先盛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可以言亂以有元聖大臣如伊尹之匡救遂終爲賢君降此則魏徵所謂才得免亂爾若夫君理臣亂尤無是理君能理矣明其政刑臣何自亂臣之亂政由君之未理也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來帝王驕矜而取敗者不可勝數上平聲下上聲不能遠述古昔

至如晉武平吳見君道篇註隋文伐陳陳後主之世亡滅之已後心逾驕奢自矜諸已臣下不復敢言政道因茲弛紊上音矢下音汶散亂也朕自平定突厥破高麗已後麗平聲凡言高麗並同高麗東夷國名本扶餘別種居遼東周封箕子之國也今為鎮東省兼并鐵勒席卷沙漠以為州縣鐵勒匈奴苗裔其種類多居西海之北突厥北部也太宗既平其國即其部落列置州縣號為羈縻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凡四夷內屬者皆然也夷狄遠服聲平教益廣朕恐懷驕矜恒自抑折音舌日旰而食旰音幹晚也坐以待晨每思臣下有讜言直諫讜音黨直言也可以施於政教者施平當拭目以師友待之一無友字如此庶幾於

時康道泰爾幾平聲

愚按是時魏徵旣死諫爭之臣漸少高麗鋒破念兵之興未已旣破鐵勒自謂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其驕矜滿溢之意固形於歌詠矣然猶能日旰而食坐而待晨俾羣臣讜言直諫欲以師友待之嗚呼此所以克終盛治不失令名有晉武隋文之功而無晉武隋文之禍歟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爲災米穀踊貴突厥侵擾州縣騷然帝志在憂人鋭精爲政崇尚節儉大布恩德是時自京師及河東古冀州之域今河東道河南古兗州之域今河南等處隴右古梁州之域今陝西等處饑饉饑音飢饉音僅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尤甚一匹絹纔得一斗米百姓雖

東西逐食未嘗嗟怨莫不自安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漢書關中左殽函右隴蜀太宗分天下爲十道此爲關西唐建都之地也今陝西省咸自歸鄉竟無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從諫如流雅好儒術一作學好去聲孜孜求士務在擇官改革舊弊興復制度每因一事觸類爲善初息隱海陵之黨息隱高祖長子也名建成初立爲皇太子海陵高祖第四子也名元吉初封齊王建成荒色嗜酒畋遊無度見秦王功高與元吉謀害秦王秦王知之遂殺二人既即帝位乃封建成爲息王諡曰隱元吉爲海陵王諡曰剌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寧復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時論以爲能斷決大事得帝王之體

深惡官吏貪濁（惡烏去聲）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寘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屏音餅）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野次無復盜賊囹圄常空（囹音零圄音語周獄名也）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斗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于嶺表（五嶺之外今二廣之地）自山東至于滄海（山東古冀州之域今濟南等路滄海東海之名也）皆不賫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過平聲）必厚加供待（供平聲）或發時有贈遺（遺去聲饋送也）此皆古昔未

有也

歐陽氏脩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屠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爲然春秋之法常責備賢者是以後世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莫不嘆息於斯焉

范氏祖禹曰太宗之爲君也屈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才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田野日以闢以其法脩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貲人人自厚幾於刑措可謂

有治天下之效有是三者而不得與先王並
者法度之行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
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
必取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
四夷萬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
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
於天下者如此
其得失可睹矣
司馬氏光曰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
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於
水火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爲君
子呻吟轉爲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
之渠繫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爲州縣
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
略優於漢高而規摹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
而功烈過之矣迹其性本驕悍而能畏義而
好賢屈已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
以致貞觀之治也夫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
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辨也老子曰善人

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而戒之足以爲資矣

程氏祁曰太宗舉兵五年定海內率天下於仁壽富庶之域者亦以天下之才爲天下之務而已觀其任王珪魏徵於仇讎任褚亮李百藥於降虜起劉洎馬周於疏遠起張玄素孫伏伽於耆舊委之以政責之以功諫無不從謀無不獲且太宗之才固非天下之所能及然而不以此驕天下之士惴惴然常若有所不逮此其所以能爲三百年之基也

愚按太宗之爲君可以爲賢矣貞觀之治可以爲盛矣今即其行事觀之內除羣雄外定四夷身經百戰未嘗負北後世人君之功未有高焉者也其君人之大德有三一曰謙虛納諫二曰知人善任三曰恭儉愛民後世人君之德未有過焉者也定租庸調以爲取民之制定府兵十六衛以爲養兵之制任官則有職爵勳階之制用刑

則有笞杖徒流之制後世制度之美莫能加也命房杜以爲相英衛以爲將王魏之諫爭褒鄂之驍勇虞褚之詞翰下至孫思邈之醫藥李淳風之曆數袁天綱之相法莫不至精至妙度越千古後世人才之盛莫能及也夫功也德也制度也人才也其盛如此而卒不得與於二帝三王之盛者何哉蓋嘗觀之古先帝王雖其天資之美未有不由學問而成者也二帝三王之事尙矣其所從學猶班班可考若高宗之學于古訓而有獲成王之學有緝熙而光明泰和盛治冠冕百王有以也夫太宗外親瀛洲之賢內立弘文之館未嘗不學也特非二帝三王之學耳使其能從事於二帝三王之學又豈特

貞觀之治而已哉

貞觀政要卷第一 終

貞觀政要卷第二　　戈直集論

論任賢三　論求諫四

論納諫五

任賢第三 凡八章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李靖　虞世南　李勣　馬周

房玄齡 名喬以字顯父彥謙仕隋歷刺史玄齡少警敏通經史善屬文開皇中隋方盛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亂嫡庶競僭侈終當滅亡父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省侍郎高孝基曰此許當為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志既事秦王王曰漢光武得鄧禹今我得玄齡猶禹也餘見下文 齊州

臨淄人也齊州今濟南路隸山東臨淄縣名今屬益都路初仕隋爲隰城尉隰音習隰城今隰州隸河東唐制縣置尉掌親理庶務分判衆曹割斷追催收率課調令之佐也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渭水之北今陝西之地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唐制掌軍府表啓書疏之職玄齡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時賊寇每平衆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與之潛相申結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記室兼陝東道今河南等處大行臺考功郎中唐制掌百官功過善惡之職玄齡在秦府十餘年恒典管記隱太

子巢剌王以玄齡及杜如晦詳見下章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惡烏去聲譖之高祖諱淵字叔德由是與如晦並遭驅斥及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召玄齡如晦令衣道士服令平聲衣去聲潛引入閤謀議及事平太宗入春宮東宮也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初為皇太子擢拜太子左庶子唐制東宮左春坊左庶子掌侍從贊相禮儀駁正啓奏之職貞觀元年遷中書令唐制中書省之長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宰相也三年拜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唐制史館有監脩國史皆宰相兼領封梁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户唐爵九等一日王食邑萬户二日郡王食邑五千户三日國公食邑三千户四日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户五日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户六日

開國縣侯食邑千户七曰開國縣伯食七百户八曰開國縣子食五百户九曰開國縣男食三百户此言千三百户者實封數也後倣此既總任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己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疎賤論者稱為良相焉相去聲後同十三年加太子少師少去聲唐制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掌曉三師德行以諭皇太子奉觀三師之德玄齡自以一居端揆舜使禹宅百揆端揆者相位也十有五年頻抗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進拜司空唐制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仍總朝政依舊監脩國史玄齡

復以年老請致仕太宗遣使(去聲)謂曰國家久相任使(相如字)一朝忽無良相(卽音昭)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謝當更奏聞玄齡遂止(按史傳玄齡抗表陳辭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自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玄齡遂止)太宗又嘗追思王業之艱難佐命之臣弼乃作威鳳賦以自喻因賜玄齡其見稱類如此(按新舊唐書皆曰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作威鳳賦以賜無忌但長孫無忌傳參之通鑑亦然政要作賜玄齡未詳孰是豈謂其所賜姓名雖不同而太宗眷命功臣之意則一也今錄其賦於此以備觀覽焉其辭曰有一威鳳憇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飮玄霜資長風以

宅揆而有容固足為貴至於材不自用而能用人之材則玄齡之賢所以為不可及也真氏德秀曰梁文昭公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三年其持身也敬其謀國也忠蓋庶乎古大臣之風矣至於用人則委諫爭於王魏付征伐於英衛使衆善畢集於君退然若無能為者此一節蓋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後之君子其用梁公之用心當端拜之師

愚按昔漢高祖初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而蕭何獨收相府律令圖書竟為開基之根本夫蕭何起秦刀筆吏而高見遠識如此為與王名相豈偶然之故哉房玄齡杖策謁軍門太宗一見如舊識賊寇每平衆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其知所先務與蕭何收相府圖書同一高見遠謀與王相業蕭何不專美於漢風雲感召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杜如晦(字克明少英爽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世預吏部選高孝基異之日君當爲棟樑用願保令德餘見下文)京兆萬年人也(京兆郡名今奉元路萬年縣名今咸寧縣隸陝西)武德初爲秦王府兵曹參軍(唐制掌王府武官簿書考課儀衛假使等事)俄遷陝州(今仍舊隸河南)總管府長史(長音掌唐制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長史其貳職也)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彌加禮重寄以心腹遂奏爲府屬嘗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

深爲時輩所服累除天策府從事中郎武德四年高祖以秦王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開府置官屬從事中郎其屬職也兼文學館學士太宗爲天策上將亂稍平乃留意儒術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諮訪討論學士其職也隱太子之敗如晦與玄齡功第一遷拜太子右庶子唐制東宮右春坊右庶子掌侍從左右獻納啓奏宣傳令旨之政俄遷兵部尚書唐制兵部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尚書其長也進封蔡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唐制檢校某官者皆詔除而非正命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知吏部選事唐制吏部掌文選勳封考課之政知猶主也仍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

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時之譽時稱房杜焉按史傳如晦進僕射久之以疾辭職薨贈司空諡曰成手詔虞世南爲碑文言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後夢如晦若平生明日勑所御饌往祭勞問妻子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贈密州刺史徙國萊

柳氏芳曰房杜佐太宗天下號爲賢相然無迹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宜哉

劉氏昫曰房杜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愜以致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杜之見用房之所擧也太宗嘗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竟如玄齡之策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諶草創東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

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
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宋氏祁曰太宗取孫隋擾羣盜天下已平用
房杜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
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可謂名宰相然
求所以致之之迹殆不可見何哉雖然宰相
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斯人由而
不知彼揚己取名暸然使戶曉者豈房杜之
細耶
張氏九成曰太宗身屬橐鞬以基帝業間分
之臣皆以功為尚而房杜隱然為國名臣自
後世觀之任公器節身處要地如玄齡者誰
人也臨機獨斷吐胸中之奇若如晦者誰人
也
呂氏祖謙曰房杜輔相太宗成貞觀之治而
後世觀之無迹可尋此則近於無聲無臭之
至矣是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而為四
郡之仁君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為貞

觀之賢相

唐氏仲友曰太宗與房杜君臣之契深矣謂之明良相遇可矣而古之王者必有師臣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尚父是也是故能以道正君格其非心以登堯舜之盛故曰成王畏相房杜之於太宗可以為名相矣未可以為畏相也

愚按蘇文忠公有言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今以史傳攷之則褚遂良嘗謂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高祖謂玄齡論事千里外猶對面長孫后謂玄齡奇謀秘計未嘗宣泄是玄齡之功猶可得而知也至於如晦之為人則世稱玄齡善謀如晦善斷每有大事玄齡輒曰非如晦不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是如晦之斷初不能出於玄齡之謀也故如晦之功不可得而知也然世豈以如晦為不及玄齡哉嗚呼後之大臣幸而與

賢音同刑恥己之短而求加於人者眞如晦之罪人也哉

魏徵字玄成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爲道士好讀書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李密見徵所爲文召之徵進十策密奇之而不能用後竇建德攻陷黎陽獲徵署爲起居舍人及竇建德敗擒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餘見下文鉅鹿人也鉅鹿郡名今順德路鉅鹿縣隸河東近徙家相州之內黃相去聲相州今彰德路隸腹裏內黃縣名今屬滑州武德末爲太子洗馬洗音跣洗馬漢有是職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清道唐制東宮左春坊司經局置洗馬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刊緝之事凡天下之圖書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見太宗與隱太子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爲之謀太宗既誅隱太子召徵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間去聲衆皆

爲之危懼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從即容切)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爲之斂容厚加禮異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卧内(數音朔)訪以政術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不悅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勞之曰(勞去聲慰喩也)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意(稱去聲)非卿忠誠奉國何能若是三年累遷秘書監參預朝政深謀遠筭多所弘益太宗嘗謂曰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於管仲(中去聲管仲名夷吾齊卿也初齊襄公被弑議立君高國先陰告公子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公子

糾爲使管仲別將兵遮魯道射中小白帶鉤糾至齊小白已立是爲桓公管仲請囚鮑叔牙請公用之公以爲大夫後爲相遂霸天下 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宮 隋仁壽宮也 宴近臣長孫無忌曰 長音掌凡言長孫並同長孫複姓無忌其名也字輔機文德皇后之兄從太宗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貞觀初遷吏部尚書封齊國公復進兼司空爲太子太傅高宗時以沮立武后削官爵置黔州卒 王珪魏徵往事息隱臣見之若讎不謂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慙古烈徵每犯顔切諫不許我爲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

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史記韓非傳曰諫說之士不可不察夫龍可擾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寸嬰之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逆鱗則幾矣）太宗大悅各賜錢十五萬七年代王珪為侍中累封鄭國公尋以疾乞辭所職請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古猛切金璞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冶陶鑄匠也）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工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耶徵乃止後復固辭聽解侍中授以特進仍知門下省事

十二年太宗以誕皇孫詔宴公卿帝極歡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庶人承乾（太宗初立長子承乾為太子後以罪廢為庶人）在春宮不修德業魏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封魏王好士善屬文後貶王濮謚曰恭）寵愛日隆内外庶寮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烏去聲）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

子太師（唐制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掌以道德輔導皇太子）知門下事
如故徵自陳有疾太宗謂曰太子宗社之本須
有師傅故選中正以爲輔弼知公疹病可卧護
之徵乃就職尋遇疾徵宅內先無正堂太宗時
欲營小殿乃輟其材爲造（爲去聲）五日而就遣中
使（去聲）賜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後數日薨太宗
親臨慟哭（臨去聲）贈司空謚曰文貞太宗親爲製
碑文復自書於石特賜其家食實封九百户太
宗後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
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

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予過自其逝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己外求披迷內省（悉井切）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按史侍徵疾甚藥膳賜遺無筭上親問疾語終日後復與太子至徵加朝服拖帶上悲慟撫之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將公主從上日公強視新婦徵不能謝及旦薨帝臨哭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皆赴喪晉王奉詔致祭陪葬昭陵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

劉氏昫日魏公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爭臣所不至者其實身正而心動上不負時主中不阿權倖內不偏親族外不爲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虧忠前代爭臣一人而已

宋氏祁日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後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言之以邪佞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日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歎云

曾氏鞏日太宗屈己以從群臣之議而魏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爭雖其忠直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

呂氏祖謙日或謂三代遺直者言其以至公爲心而不以事形迹爲美以後言爲戒而不以即應爲嫵任強直之責而不顧擅權之議爲忠讜之論而不畏誹謗之譏此太宗貞觀

之治獨歸於徵勸行仁義之效者其以此歟

唐氏仲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孟子之諫爭徵有之矣

真氏德秀曰魏公始終以規諫為已任唐史以為前代爭臣一人而已豈不信哉然攷其學問淵源殆不可見文中子世家謂魏徵嘗從其學受王佐之道先儒疑之觀其勸太宗行仁義則必有所本然嘗論之有仁義之體有仁義之用必正其心修其身而達之於國家天下無往而非仁義此二帝三王之所行兼體用之全者也心未必正身未必修假仁義以行之而不免於利欲之雜然其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政亦有補於世教此齊桓晉文之所行依倣於仁義之用而體則未純故其用亦未盡也太宗除隋之難身致升平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慚德觀魏公之所論諫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

者必正救於已形者多而變化於未形者必君臣之間相與策勵者亟勉於仁義之用而已故貞觀之治雖有志於三王迄未能大異於五伯魏公正君之功雖秦漢以下所難及而揆之伊傅周召則猶可憾焉或以為出於縱橫之學則又有未然者蓋戰國策士多邪諂之言而魏公所陳皆正大之論是豈可同日語哉叔玠以王魏並稱考觀本末蓋亦其流亞云

愚按魏鄭公之諫自兩漢以來一人而已史稱為三代遺直豈不信哉然嘗聞之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更一弊政是一弊政而已去一小人是一小人而已非心存焉吾恐不勝其去不勝其更也今觀魏公之諫疏大槩能裨益於政事而不能匡正於本原能規諫於臨時而不能涵養於平昔律以孟子之言殆所謂過謫用人之非非間行政之失而已無乃於格心之道猶

言所未至乎故程子請其能正君而不能養德真氏謂其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變化於未形者少其知言哉

王珪字叔玠志量隱正能安於貧賤交不苟合開皇末爲奉禮郎季叔頗坐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匿積十餘歲高祖入關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中舍人尋轉中允餘見下文太原祁縣人也太原郡名今冀寧路縣河東祁縣今仍舊武德中爲隱太子中允唐制東宮官屬掌侍從贊相駁正啟奏總司經典膳藥甚爲建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嶲州嶲音髓武德末高祖以太子與秦王有隙責珪等不能輔導皆被流嶲嶲州屬羅羅斯地今爲建昌路隸雲南建成誅後太宗即位召拜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珪嘗上封事

切諫封事實封言事也太宗謂曰卿所論皆中朕之失中去聲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秖為不聞己過為去聲或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太宗又嘗謂珪曰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顧待益厚貞觀元年遷黃門侍郎參預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進拜侍中時房玄齡魏徵李靖詳見下章溫彥博字大臨并州人警悟而辯隋末幽州總管羅藝以州降彥博預謀名入為郎戰突厥被執貞觀初始得還尋檢校吏部侍郎時譏其煩碎後還尚書右僕射卒追贈特進諡曰恭戴冑字玄胤相州人性明正善簿最王世充謀

纂胄以大義說之秦王引為府士曹參軍貞觀初遷大理少卿又遷尚書左丞踊稱職拜諫議大夫杜如晦薨言請以選舉委胄遂檢校吏部尚書卒謚曰忠與珪同知國政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鑑精通尤善談論自玄齡等咸宜品藻定其差品又文質也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量平聲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將相並去聲數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温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處上聲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好去聲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

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按史傳珪後進爵郡公八年拜禮部尚書十一年正定五禮樂魏王師十三年卒上素服舉哀詔魏王泰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劉氏昫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茲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未玠有之矣

陳氏惇修曰太宗嘗歷數諸臣之得失以夸大於一二而復使王珪商確人物珪亦盡因是而進戒曰知人之道堯以爲難陛下不當以知人爲能子貢方人夫子謂不暇臣亦不欲敢以知人自負昔皐陶陳謨分爲九德亦安多方而參攷之以示所難之意也今陛下亦可輕問而臣亦安可輕對惜乎珪不知此且復一二而爲之商確遂使太宗謂吾之知人知如此其易而珪之品藻如此其當天下之賢否善惡皆不足辨而邪佞之言所以乘間而

入也然則太宗之爲君固有愧於帝堯而王珪之徒盖亦有愧於皐陶者矣

愚按太宗旣正位東宮首以魏徵爲詹事主簿珪爲諫議大夫是珪並諫官在徵之先也是時前宮齊府之黨多懷反側不安珪首請太宗坦懷待之以示無間是珪之論諫在徵之先也厥後寔徵上下其論卒得與徵齊名豈偶然哉嘗觀宋末真氏論後世賢臣悉以四事律之一曰正己二曰正君三曰謀國四曰用人以唐初諸賢臣觀之則論謀國用人王魏不如房杜論正己正君房杜不如王魏四賢如耳目股肱相資爲用其致貞觀之治不亦宜乎

李靖字藥師姿貌魁奇少有文武材每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事立功以取富貴其舅韓擒虎號名將每與論兵必曰可與言孫吳者仕隋爲長安縣功曹歷駕部負外郎楊素牛弘皆器之餘見下文京兆三原人也京兆見前註三原縣名今屬耀州路

隷陝西大業末為馬邑郡丞大業隋煬帝年號馬邑郡今朔州路隷河東丞守之貳也會高祖為太原留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詣江都今揚州路江都縣隷淮東至長安即關中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呼去聲公起義兵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太宗亦加救靖高祖遂捨之武德中以平蕭銑輔公祏功銑音跣祏音石蕭姓銑名後梁宣帝曾孫也隋末起兵巴陵自稱梁王靖陳十策高祖命趙郡王孝恭討之遂降輔姓公祏名為淮南道行臺僕射武德中據丹陽反叛又詔靖副孝恭討之擒僕遂平歷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長音掌揚州見上註唐制總十州者為大都督

長史其上佐也太宗嗣位名拜刑部尚書唐制刑部掌律令刑法徒
隷按覆讞禁尚書其長也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
年轉兵部尚書爲代州行軍總管代州今仍舊隷腹裏唐制
武德初置行軍總管以統軍進擊突厥定襄城破之定襄郡名今忻
州隷腹裏突厥諸部落俱走磧北走音奏沙土曰磧地在塞北北
擒隋齊王暕之子暕古限切楊道政及煬帝蕭后送
于長安突利可汗來降汗音韓凡言可汗並同降下江切後同可汗蕃
王之稱猶漢時稱單于中國稱天子也突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子名什鉢苾嘗自結於太宗請
入朝太宗禮見良厚拜右衛將軍頡利可汗處羅可汗之弟名莫賀咄設牙直五
原北太宗因其地置伊西州僅以身遁太宗謂曰昔李陵提

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李陵字少卿漢武帝時爲侍中將兵伐匈奴無救而敗遂降匈奴）尚得名書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剋復定襄威振北狄實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進封代國公此後頡利可汗大懼四年退保鐵山（西北之地）遣使（使去聲後同）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降而心懷疑貳詔遣鴻臚卿（秦官典客漢武時更名大鴻臚郊廟行禮贊導九賓鴻聲臚傳之也唐制掌賓客凶儀之事）唐儉（字茂約并州人聞隋政日亂說秦王建大計爲天策長史）攝戶部尚書（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尚書其長也詔除而非正命）

謂之揖將軍安修仁安姓修仁名慰諭之靖謂副將去聲張公謹字弘愼魏州人仕王世充爲洧州長史摯城歸高祖授檢校鄒州別駕李勣等啓秦王引入府貞觀初爲代州都督謀破頡利有功封鄒國公改封州都督以惠政聞七年卒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賫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旣許其降詔使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遂督軍疾進行至陰山在西北之極綿亘數百里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未及成陣單馬輕走虜衆因而潰散斬萬餘級

殺其妻隋義成公主俘男女十餘萬斥土界自陰山至于大漠北邊廣漠之地遂滅其國尋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落餘衆悉降太宗大悅顧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單音蟬漢時番主之號猶可汗也恥其雪乎羣臣皆稱萬歲漢武帝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後世臣下稱萬歲者本此尋拜靖光祿大夫尙書右僕射賜實封五百戶又爲西海道行軍大

總管征吐谷渾胡昆切吐谷渾西域國名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長子之名其孫葉延遂以其名爲氏大破其國改封衛國公及靖身亡有詔許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衛青霍去病皆漢武時爲大將軍討匈奴有大功去病尚公主及亡詔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築闕象突厥內燕然山燕平聲吐谷渾內磧石二山以旌殊績

按史傳十四年靖妻卒故有墳塋之詔及靖身亡四字疑誤十八年上幸其第問疾上將伐遼東靖入閤賜坐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淸沙漠西定慕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其瘳矣上愍其羸老不許二十三年薨贈司徒諡曰景武

張氏九成曰當隋氏喪鹿之際承唐祖騰龍之時而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者豈有它哉

以根于忠智故功名蓋是其顯也觀其用兵善於料敵遂於應機故所嚮有功南平吳北破突厥西走吐谷渾功大寵盛乃能闔戶自守以謝過從可謂能自全矣始能免侍讒終能保厥躬勝於韓信遠矣

愚按太宗天資英武善戰無敵一時羣臣皆不足以仰望淸光帝之所倚服而師問者獨李靖一人而已蓋自孫武以來能將法變之師者獨諸葛武侯與靖耳今世傳武經雖未必出靖之手要以有近似者其論霍邑之戰謂建成幾敗爲奇兵太宗旁擊爲正兵大意謂唐之戰勝特暗合兵法耳亦猶韓信謂漢高天授非人力是也果時太宗伐遼無功而歸謂靖曰吾以天下之力屈於小夷何也靖不答所屈顧曰茲事道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令兵襲平壤之事也嗚呼卽其所至而論靖可謂知兵之聖者歟世以英衛並稱要之李勣非靖之匹彙倫伍也

虞世南字伯施性沉靜寡欲篤意學問與兄世基仕隋俱有重名時人方晉二陸累遷至秘書郎起居舍人從宇文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建德偽授黃門侍郎太宗從滅建德引為秦府參軍餘見下文會稽餘姚人也會音檜稽音基會稽郡名今紹興路餘姚縣名今陞為州隸浙東貞觀初太宗引為上客因開文館館中號為多士咸推世南為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命寫列女傳去聲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書之一無遺失貞觀七年累遷秘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弱如不勝衣懦乃亂切一音儒勝字平聲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

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及高祖晏駕漢書曰宮車晏駕註謂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按高祖以貞觀九年五月崩太宗執喪過禮喪平聲後同哀容毀顇久替萬機文武百寮計無所出世南每入進諫太宗甚嘉納之益所親禮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搉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去聲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子聿切太宗舉哀於別次

哭之甚慟喪事官給仍賜以東園秘器葬具也贈禮部尚書唐制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尚書其長也凡既沒而加之以官曰贈謚曰文懿太宗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觀去聲漢置石渠閣東觀皆藏圖籍秘書之所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平聲太宗為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列子曰鍾子期與伯牙為友伯牙鼓琴子期善聽子期死伯牙絕絃以世無知音者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

平聲後司**起居**官名唐制門下省置起居郎中書省置起居舍人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書以授之于國史**褚遂良**字登善杭州人博涉經史工楷隸累遷起居郎十五年拜諫議大夫兼起居事後授太子賓客高宗時拜僕射因沮立武后后立被貶卒

詔其靈帳讀訖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按史傳十七年詔趙國公長孫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國成公杜如晦鄭國文貞公魏徵梁國公房玄齡鄂國公尉遲敬德衛國公李靖宋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國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國公張亮陳國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國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國公唐儉英國公李勣胡壯公秦叔寶二十四人可並圖畫於凌煙閣

張九成曰世南始以文翰馳譽陳隋間兄弟長安方之二陸在唐以五絕見稱而諮議規諷罔[illegible]忠稱補過弼違有紀無隱上贊明聖之德下植生民之利宜其眷眷勤密而見於夢想君臣之情何其厚哉

愚按世南信為德行忠直文章之士唐與之儒臣也終身以正事君將順匡救其弘多矣雖君臣相得之深而未臻大用太宗止嘆息以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亦可惜也夫

李勣 本名世勣字茂功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餘見下文 曹州離狐人也 曹州今仍舊隸腹裏離狐縣名後改南華今廢 本姓徐初仕李密為左武侯大將軍 李密字元邃其先遼東人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衆為盜勣往從之密初從楊玄感起兵謀事及玄感敗亡命雍丘勣說讓奉密為主號魏公密後殺讓

而入心始離武德初入關見高祖拜光祿卿復以反誅密後為王世充所破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人姓支幼從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仕隋為民部侍郎陰結豪傑自稱太尉矯隋主侗篡禪位殺侗自立武德初破李密高祖詔秦王攻之擒歸長安族徙于蜀擁衆歸國勳猶據密舊境十郡之地密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時未有所附勳並據之武德二年謂長史郭孝恪曰長音掌郭孝恪許州人初附密為長史後謁秦王上策擒竇建德拜上柱國後還大總管破龜茲國為流矢所中而卒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則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是吾所恥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戶口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

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啓密（使去聲後同）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啓與密甚恠之使者以勳意聞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勳感德推功實純臣也拜黎州總管（黎州今濟州隷腹裏）賜姓李氏附屬籍于宗正（唐制宗正府掌親屬以別昭穆宗室居之）封其父蓋爲濟陰王（濟上聲蓋名）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唐制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之職）尋加勳右武候大將軍（唐制武衛之職）及李密反叛伏誅勳發喪行服（喪平聲）備君臣之禮表請收葬高祖遂歸其屍於是大具威儀三軍縞素（三軍上軍中軍下軍也）葬於黎陽山（在今濟州）禮成釋

那而散朝野義之尋爲竇建德所攻陷於建德又自拔歸京師竇建德貝州人世爲農材力絕人大業中募兵伐遼補隊長後據渤海自立爲夏王建元置官屬武德初擒化及於魏縣進兵攻勣力屈降之收勣父爲質令勣復守黎陽三年勣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平建德於是獲而斬之從太宗征王世充竇建德平之貞觀元年拜并州都督并州即太原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立府置佐令行禁止號爲稱職稱去聲突厥甚加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解精選賢良解音懈鎮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將去聲以備突厥隋大業三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旬而畢工而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

勣於幷州遂得突厥畏威遠遁塞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其後幷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為長史長音掌累封英國公在幷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書兼知政事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自剪鬚為和其藥為和並去聲後同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太宗曰吾為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居春宮轉太子詹事唐制東宮官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加特進仍知政事太宗又嘗宴顧勣曰朕將屬以孤幼屬音囑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

辭因嗌指流血俄沈醉御服覆之覆音副其見委信如此勣每行軍用師籌筭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自貞觀以來討擊突厥頡利及薛延陁北狄國名本延陁部與薛種雜居號薛延陁貞觀中拔灼立勣滅其國置爲州縣高麗等並大破之太宗嘗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韓白漢將韓信秦將白起也衛霍見前註豈能及也按史傳二十三年帝疾謂太子曰李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乃授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高宗立召進僕射後欲立武昭儀爲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密訪勣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詔勣奉冊立武氏總章二年卒贈太尉諡曰貞武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爲賢也當任而弗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是以犬馬畜之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

又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尊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絶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爲忠故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知人帝其難之信矣

胡氏寅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入不受其情相命而信喩矣遠德下衰疑阻猜貳至于刑牲歃血曾未旋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貴盟誓而善胥命取荀息欲入之博伯而不食言也若李勣囓指出血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爲負義者而於王武廢興之際以一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後爲隳大節也夫以言許人者猶忍非其本心勣受託而

無一言徒蓋若出血而已使當堯舜之智豈得逭乎

呂氏祖謙曰太宗以勣守邊可謂善用人矣至其任以託孤之寄則非其所能也按吳起與田文論功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蓋勣之賢於長城是亦吳起之所長而太宗以之處田文之任宜其敗也

葉氏適曰勣本無甚所長只是不負人夫不負人固可任以事至於關朝廷之重則非不負者能之如立武氏之說彼豈有意於負太宗者奈何利害所在彼其不學誠不識此噫以唐勣之少文幾陷呂氏之禍以霍子孟之重厚猶有所不免皆不學無術所以致也況勣以一言之失豈知他日之禍如此哉

愚按太宗英武將略傑於漢高至於知人料事不及漢高遠矣其間章章較著者李勣之事是也自今觀之勣之爲人外若純愨內任術數非特太宗不能知至[illegible]人不能知[illegible]也勣始事翟讓讓爲李密所誅盡不能死後爲竇建德所敗屈伏請降後不能死勣始與單雄信誓同死生雄信誅又不能死其名節如[illegible][illegible]於李密之敗生則推功死則收葬太宗信其區區之小節遂詔可以託孤過矣太宗之將終也黜勣爲疊州都督謂太子曰勣若即行汝用爲[illegible]若不即行汝必殺之勣聞命不辭家而去夫太宗之術數可謂精矣孰知勣之術數又高出於其上哉厥後武氏之立竟以勣一言而定而唐之子孫幾盡於武氏之手蓋太宗以術數待勣故勣亦以術數報之固不暇爲唐社稷計也勣之將死告其弟曰我見房杜辛勤起家皆爲不肖子所敗吾後子孫有交遊非類者汝必殺之異[illegible]敬業舉兵覆宗至毁家而暴骨嗚呼[illegible]所

任之術數至是而無所施其巧矣是以君子惡任智而大居正也

馬周字賓王家貧嗜學資志曠遠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而去客州趙仁本高其才厚貽使入關留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餘見下文博州茌平人也茌士疑切博州今東昌路茌平縣名今仍舊隷山東貞觀五年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去聲唐制中郎將太子府屬掌校尉旅帥及親勳翊衛之屬常何之家常姓何名史無傳時太宗令百官上書言得失令平聲後同周為何陳便宜二十餘事為去聲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對曰此非臣所發意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凡四度遣使催促

使去聲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授監察御史唐制掌分察百寮巡按州郡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隷焉累除中書舍人唐制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周有機辯能數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中去聲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時不見則便思之十八年歷遷中書令如字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職兼兩宮處事平允處上聲甚獲當時之譽又以本官攝吏部尚書太宗嘗謂侍臣曰周見事敏速性甚慎至一作貞正至於論量人物量平聲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比音鼻多稱朕意稱去聲既寫忠誠親附於朕實藉此人共康時政也按史傳帝

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疾甚詔使視護躬爲調藥周以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二十二年卒按此章曰貞觀五年周爲何陳便宜與舊史同通鑑考異曰五年周見有詔令百官上封事唐曆曰三年六月詔文武官言得失馬周代常何陳事舊史或本於政要而吳氏所紀是也

宋氏祁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一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根相得曉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哉

唐氏仲友曰觀太宗待遇馬周過於房杜王魏如四使催趣飛白之賜皆異寵也惜周不及四子功業止此史氏謂君宰不膠漆而固信矣然周之才豈獨不及說望而已哉

林氏之奇曰魏無知之在漢常何之在唐其才能技業初無大過於人而無知以舉陳平

而獲賞常何以舉馬周而受賜故無知之名託於陳平常何之名託於馬周以為萬世不朽之傳由此觀之人之有善豈必盡出於已哉

愚按自耕莘飯牛築巖釣渭由匹夫而陞朝著君臣相得建事立功者不多見于後世矣太宗覽常何之奏而知其非何所為何又能以實告遂以布衣起新豐逆旅齊濟清要卒如覽奏之所見若馬周固偉矣太宗之知人得不尤偉矣乎周固未可以並驅先哲而太宗則可謂有古先哲王之遺風焉

求諫第四 凡十一章

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 見音現 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

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鉗巨淹切卒令不聞其過卒子聿切令平聲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愚按太宗之求諫可謂切矣而其納諫亦可以為難矣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一時之臣非特大臣能諫小臣如皇甫德參無不諫也非特內臣能諫外臣如李大亮無不諫也非特文臣能諫武臣如尉遲敬德亦無不諫也非特廷臣能諫宮妾如充容徐惠亦無不諫也賢臣而能諫

固也佞臣如裴矩亦諫焉中國之臣能諫固也夷狄之臣如契苾何力亦諫焉蓋自三代而下求諫之誠納諫之美未能或之先也觀其貞觀之初自以威容儼肅故嘗假人以顏色深鑑煬帝惑亡之故嘗求人使諫諍夫能鑑隋之亡則内有樂諫之實假人以色則外無拒諫之容故能化及一時大小咸諫雖古昔誇大諫諍之盛無以加焉蓋由初年二音實有以感召之也史臣置此於求諫之首其有深意哉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内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數音朔冀憑直言鯁議鯁音梗剌在喉也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

聖（商書傅說告高宗之辭明諫之不可不受）是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爭讀曰諍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處上聲）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令平聲相去聲）平章國計必使諫官（唐制諫官左右散騎常侍四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右諫議大夫八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左右補闕十二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事左右拾遺十二人掌同補闕）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已納之（按通鑑曰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官入閤）

（孔氏甫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

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當君相論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開說或有缺失從而正之豈不美乎然大臣論事覲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從之議蓋亦制馭大臣使之無過之術耳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論以衆知缺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真得其道

胡氏寅曰有失有嫌許諫官諫止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行是爲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偏人君威嚴下不予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有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之士則或許或比陰行其私而入主不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爲要也

尹氏起莘曰夫官以諫爲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識使諫官

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末流矣雖然諫官入閤或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行之則貞觀之治可復見矣

愚按唐制入閤儀最爲後世羨稱蓋天子旣御紫宸殿復後伏御便殿百官隨入日入閤太宗用王珪言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入閤夫君相一體固也而宰相入內必使諫官隨之則君臣擧無過矣蓋太宗所以致治之美與愚有望後世君人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好去聲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爲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箕國名子爵也紂之諸父見紂無道諫之紂囚之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去之箕

(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也)及煬帝被殺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仲尼孔子字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旣死猶以尸諫事見家語)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辭職請退則與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姓司馬名衷武帝次子也西晉昏庸之主)賈后(惠帝之后後爲趙王倫所廢矯詔賜死)將廢愍懷太子(名遹惠帝太子爲賈后所殺趙王倫後謚曰愍懷)司空張華(司空三公之官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惠帝時爲丞相)竟不能苦爭阿意苟免及趙王倫(字子彝晉

(宣帝第九子後以簒逆誅死)舉兵廢后遣使收華(使去聲後同)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無言當不被納用(當去聲後同)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辭以答遂斬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焉於虔切相去聲)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皆論語之辭)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諍誠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

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爲暗主臣爲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

愚按太宗之問歸咎於君如晦之對歸罪於臣可謂兩得其道矣蓋君知所以歸咎於君則爲君也必能盡君之道臣知所以歸咎於臣則爲臣也必能盡臣之道矣太宗君臣辭令之間豈非兩得其道哉然太宗因是而求言於臣謂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可謂尤賢也已況斯時也正年穀豐熟百姓樂生邇安內肅上恬下熙太

宗方以行帝王道有既效之語固宜望侍臣以匡救之益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先哲王處治安之大猷也太宗有焉

貞觀三年太宗謂司空裴寂字玄真蒲州人仕隋爲晉陽宮副監秦王方建大計未敢白高祖以寂最善遂以情告之寂乃以宮人私侍高祖贊從之武德初拜僕射呼裴監不名貞觀初進拜司空後坐罪放靜州會羌反或言寂爲主既而寂率家僮破羌帝念寂詔入朝會卒封河東公曰比有比音鼻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悉井切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更平聲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也

愚按成湯之聖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周公之聖思兼三王夜以繼日經綸萬化皆是

心也聖哲猶爾況賢王乎太宗每思政理或至三更猶望羣臣同心不倦是心也坐以待旦之心乎夜以繼日之心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已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胡氏寅曰太宗俾大臣受諫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欲之難違以明已之不易然其言則善矣非惟責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止已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雖

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講論經訓規箴闕失如三益之友則亦可以成德而寡過太宗勉此不怠其致昇平之治宜哉

愚按太宗之納諫真三代以下之所無有也已能納諫可以為賢矣而又勸其臣使受人之諫可不謂尤賢乎哉且其言曰不能受諫安能諫人至哉言乎蓋必已能遷善而後能告其君以善已能改過而後能正其君之過是故曹參成清靜之治資蓋公之一言仁傑成中興之功賴行沖之藥石傳曰惟善人能受直言已不能受人之直言而望其直言於主不亦難乎

貞觀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唐制以掌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御史臺之長也韋挺京兆人少與隱太子善後為太子宮臣武德七年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帝專責宮臣遂流嶲州貞觀初王珪數薦之拜御史大夫俄兼魏王府事復改太常

御帝討遼東命挺主餉料運渠塞不通挺以侍凍泮帝怒廢為民**中書侍郎**唐制貳令之職也朝廷大政參議焉臨軒冊命則為使以授之四夷來朝則受其表疏而奏之獻贄幣則受以付有司**杜正倫**相州入隋世舉秀才貞觀初以魏徵薦之擢兵部員外郎還知起居注累進中書侍郎後行左庶子漏泄帝怒太子廢坐流驩州顯慶初還中書令出爲橫州刺史卒**秘書少監**少去聲唐制秘書監之貳職也**虞世南著作郎**唐制秘書省屬官也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姚思廉**名簡以字行京兆人仕隋為河間郡司法遷代王侍郎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獨思廉侍王帝義之授秦王府文學王即位改弘文館學士還著作郎**等上封事稱旨**稱去聲**召而**

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諫至如龍逢比干龍逢桀之賢臣比干紂之賢臣皆以

忠諫見殺不免孥戮一作仇戮孥子也戮殺也謂併妻子而戮之也爲君不易以豉切爲臣極難朕又聞龍可擾而馴音循然喉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敗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爲樂音洛仍賜絹有差

唐氏仲友曰此太宗見諫者悅而從之之一事也有功見知猶悅況諫諍而見知乎設宴賜帛謂恩至意故舉酒相樂具有鹿鳴燕忠臣嘉賓之意亦太宗行王道之一端也

愚按太宗以廷臣上封事稱旨設宴賜帛所以獎進激勸之道可謂至矣而且以觸鱗之喻使臣下知觸忤之必無罪則將犯顔而進諫也且龍逢比干之誅事無道之君而然也以太宗之聰明英睿夫豈有是哉而能以無道之君戮諫臣以爲戒亦聖

王魏惟之意歟

太常卿唐制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韋挺嘗上疏陳得失太宗賜書曰所上意見極是讜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昔齊境之難去聲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鞮為斬袂之仇而小白不以為疑重耳待之若舊重平聲夷吾射鉤事見任賢篇注勃鞮晉寺人披也重耳晉文公名晉獻公使勃鞮殺重耳重耳踰垣勃鞮逐斬其衣袪重耳奔狄後重耳歸晉即位爲晉君懷公之黨欲弒之勃鞮欲以告求見所前非文公使人讓之勃鞮曰臣不敢以二心事君汝得罪君已反國其無蒲狄乎於是見之豈非各吠非主漢書桀犬吠堯堯非不仁特吠非其主耳志在無二卿之深誠見於斯矣若能克全此節

則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範將來當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比不聞其過(比音鼻)未覩其闕賴竭忠懇數進嘉言(數音朔)用沃朕懷一何可道(舊本此與上章通爲一章今按不同分爲二章)

愚按太宗賜書章挺示至公用人之道而擧齊之管仲晉之勃鞮爲讐夫齊晉二伯主置射鉤斬袪而用二子二子亦能盡忠於其君矣然嘗觀之懷公入國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懷公命突召其子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敎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狐突寧死而毛偃事文公不二若以狐突之言律之則管仲勃鞮又若之何而可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閑居靜坐則自

內省切悉井恒恐上不稱天心稱去聲下爲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平聲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比音鼻人來奏事者多有怖慴慴音輒懼也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爲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

愚按昔漢賈山曰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導而求諫和顔色而受之人猶恐懼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怒乎太宗每以上不厭天心下爲百姓所怨以自省固宜開導人言和顔聽納也爲人君者思賈山之言充太宗之量何慮人臣之不忠諫光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來(比音鼻)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己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論語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尸祿謂尸位而竊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踈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輒懼死亡之禍與夫(音扶)赴鼎鑊(音霍)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

拜昌言語見虞書益稷謨豈不爲此也爲去聲朕今開懷抱納諫諍卿等無勞怖懼遂不極言

朱氏黼曰言路通塞關君德之盛衰人主因
言者之多寡固可自察其身之得失也諫者
多必吾之能聽諫者直必吾之能容犯顏者
不憚必吾之無拒人之色苦口而無隱必吾
好佞之心一或反是則是吾德之不進吾心
之不大吾之好佞而惡直樂諛而畏忠也太
宗即位之初虛心訪納故論諫者步隨踵接
表疏之進笥溢几盈一日萬機在今猶昔而
論事之誠頓爾銷減帝而內省當必有以致
此者始導諫中悅從終勉強徵屢論矣今猶
此問徵以愛身畏罪爲告蓋欲使帝自悟耳
帝以赴鼎冒刃爲開說之比終不能深自克
責復爲
敷求也

愚按貞觀十一年魏徵謂陛下欲善之志
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十三

年又謂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事則君德亦少睽矣尚幸勉強欲善之意猶能自克故能開導聽納至謂羣臣近來都不論事則又在魏徵儆戒不克終之後得無或如徵之言乎後之人君所宜慎始而敬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難矣如屬文之士屬音囑伎巧之徒皆自謂己長他人不及着名工文匠商略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愆過愆與僭同一日萬機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中去聲如明鏡鑑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齡等數人勗之

勗吁王切勉也

愚按魏徵以貞觀十七年春正月卒太宗謂玄齡嘗念魏徵隨事諫正如鏡照形美惡必見舉錄賜玄齡等數人以勗之蓋欲羣臣亦如徵之極言無隱也然此言恐在徵卒之後未必在十六年也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漆木名可以髹物也傳造漆器自舜始禹雕其俎俎盛肉之器雕鏤飾也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組音祖綬作也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

所復諫(復音缶)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為事若有不當(去聲)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比音鼻)或有人臣諫事遂答云業已為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為去聲)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舊本此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仍按通鑑標年於此章之首.)

范氏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救其横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時

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防也至於後世令主英賢臣多諫其己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對是矣抑猶有說舜禹大聖纖過必箴與太保旅獒同意荀卿謂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豈知言哉

愚按昔商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為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菽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遂良之言其意蓋亦若此也然所謂滿盈無所復諫則似非忠臣愛君之語幸太宗之言有足以救斯言之失也

納諫第五

凡十章直諫另為一類附此篇之後

貞觀初太宗與黃門侍郎王珪宴語通鑑作貞觀二年十二月以黃門侍郎王珪爲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時有美人侍側美人女官九嬪充世婦之數本廬江王瑗之姬也廬江王名瑗太祖生蔚蔚生哲哲生瑗武德末爲幽州都督右領軍王君廓誘瑗反後瑗傳首至京師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珪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之爲是邪爲非邪太宗曰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對曰臣聞於管子曰管仲著書十八篇曰管子齊桓公之郭國齊桓公名小白郭小國齊滅之之猶往也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

善善而惡惡也惡惡上烏去聲下如字後同桓公曰若子之
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
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去上聲後同已上王
珪述管子之言以爲喩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爲聖
心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太
宗大悅稱爲至善遽令以美人還其親族令平聲按
新舊史皆云帝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與此異通鑑考異曰太宗賢主既重珪言何得反
棄而不用乎且美人況待左右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此章爲是也
唐氏仲友曰王珪納諫皆人主情慾之際人所難言可謂無愧於魏徵矣
愚按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王珪之直言無諱言人之所難言太

宗之改過不吝改人之所難以王珪進諫之誠太宗納諫之美方之古昔何以尚茲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河南路乾元殿隋所建以備巡狩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給事中唐制掌侍左右分判省事之官察弘文館繕寫校讎之課大事覆奏小事署而行之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號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遂釋之貞觀初召問以政道歷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東宮廢坐罪爲民頃之召授刺史麟德初卒上書諫曰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爲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周之季世天下大亂秦并吞之六國

齊楚燕韓趙魏也始皇曰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歿二世立而趙高弑之子嬰立而遂降于漢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情惟當弘儉約薄賦斂去聲愼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爲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令平聲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惡烏去聲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

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兩都東都洛陽西都長安也）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粗平聲）飢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未能復舊奈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漢高祖姓劉名邦沛人伐秦得天下國號漢婁敬齊人高祖在洛陽敬說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宜入關而都按秦之故上未決張良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長安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下化

凋弊之人華澆漓之俗爲日尙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 豫章郡名今龍興路隷江西 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爲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卽火出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 房音旁見政體篇註 章華就楚衆離 楚靈王爲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 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其於煬帝遠

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爲由余所笑由余西戎人戎王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鬼爲之則勞神矣人爲之亦苦民矣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云云出史記則天下幸甚矣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卒子聿切所謂同歸於亂太宗嘆曰我不思量量平聲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今玄素上表洛陽實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以豉切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衆人之唯唯並音葦不如一士之諤諤可

賜絹五百匹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按史傳此疏有曰臣聞東部始平太上皇詔宮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詔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爲盛德今復度而營之是隋人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將謂何帝顧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

范氏祖禹曰上之所好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己以來直言故群臣爭救其失惟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張氏九成曰古人以片言干知己以疏賤投至貴者至識切直豈足以甚合始玄素以小吏在擾攘間蒙天子訪問隋唐興替之由遂獲寵遇洛陽之役懇切疏諫遂有回天之力惜乎匪人搖惕感疾忽疇功無成而還謫之郡至此忠良所以於悒而痛哭也

呂氏祖謙曰堯舜天下之至善也故人情莫不欲爲之桀紂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恥言之世之爲人君者未嘗不是堯舜而未必爲堯舜之所爲亦未嘗不非桀紂而未必不爲桀紂之所爲如是則雖知以堯舜自名而未必不爲桀紂之歸也惟聖明之君知所以爲堯舜者在於力行而不在於空言苟眞行之未善人雖被以桀紂之名而不怨夫然後可以進於堯舜則漢高祖唐太宗其人也高祖問周昌曰我何如主對曰桀紂之主太宗謂玄素曰我何如桀紂對曰此役不息同歸于亂夫二君三代而下之英主也雖其臣比之桀紂而二君受之雖不能盡如堯舜而亦堯舜之徒耳此無他知以桀紂自儆故不敢爲桀紂之歸也

愚按洛邑爲土中以四方貢賦道里均也周之都鎬京也洛爲東都於此而朝諸侯焉漢之都長安也洛有南宮於此而臨幸焉唐都長安視洛陽與周漢同天下既平

修治洛邑善未甚害也然洛陽多隋宮室制度遷修非所宜修太宗納玄素之諫遷令罷役善矣宅日飛山翠微玉華之役又非洛陽陪京之事勢語追思玄素之言則尤善矣

太宗有一駿馬特愛之恒於宮中養飼無病而暴死太宗怒養馬宮人將殺之皇后長孫氏諫曰昔齊景公以馬死殺人齊景公名杵白晏子請數其罪云數上聲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大夫爾養馬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爾罪二也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爾罪三也公乃釋罪陛下嘗讀書見此事豈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謂房玄

齡曰皇后庶尊相啓沃極有利益爾

愚按晏子諫齊景公有三罪之說其意美矣今觀太宗欲殺宮人之事蓋亦有三失馬何也不寶賢而寶駿馬則寶非其寶矣不任教人而教宮人則任非其任矣以馬死而欲殺人則刑非其刑矣向非文德皇后之諫豈不爲盛德之累乎史稱太宗有壯馬不能御則天時爲宮人進而言曰妾有三物能御之一曰鐵鞭鞭其背二曰鐵撾撾其首三曰匕首斷其喉太宗壯之夫太宗使宮人養馬不過一時溺於嗜好而已孰知宮人之中有善御馬如則天者已潛擬於其後乎吁可畏哉

貞觀七年太宗將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散騎常侍姚思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從平聲）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

此秦皇漢武之事始皇姓嬴名政國號秦武帝姓劉名徹國號漢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甚切至太宗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好遊幸好去聲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段

愚按漢元欲乘樓船以薛廣德之言而止則天欲觀舍利以狄仁傑之言而止夫漢元帝君則天女主尚能改過不吝況如太宗之素號納諫者乎思廉九成之諫非不切也太宗氣疾之喻亦近於飾非矣且既不從其言復多賜之帛是人君之過可以賄賂而免人臣之直諫可以賄賂而移也太宗之賜思廉之受胥失之矣

貞觀三年李大亮京兆人有文武才高祖入關自歸授土門令擊盜皆降擢金州司馬貞觀初授太府卿復出為涼州都督徵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諸部降者八年討

吐谷渾有功進爵爲公拜右衛將軍臨從表請罷遼東役爲涼州都督涼州今西涼州隸甘肅嘗有臺使至州境使去聲[illegible]同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藩屏牧守也當茲重寄比在州鎮比音鼻聲績遠彰念此忠勤豈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好去聲詩小雅小明篇之辭）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缾金椀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鎰音益重二十四兩爲鎰）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處上聲）每副所委方大任（任如字）使以申重寄公事之閒宜觀典籍兼賜卿荀悅漢紀一部（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時爲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此書叙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爲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諸本）

（此章之首曰貞觀初今按通鑑標年）

張氏九成曰事君必以忠立忠必以才行已必以識三者全備可謂賢矣大亮文武才幹

而諫獻鷹近於忠太宗親任之篤盖才兼文武而濟之以忠識耳房喬稱有陵勃之節詐不信夫

愚按太宗之朝臺閣侍從之臣獻可替否必開諭亹亹不啻如飢渴之於飲食是宜列在外服之臣亦不肯順旨曲從敢踰位而言也若李大亮求鷹之諫太宗非惟悅從之又賞賚之盛哉太宗之納諫也然廷臣進諫猶日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也遠方藩臣不在君側寧咈旨而不顧身若大亮者可謂忠臣也已此尤藩臣之所當則效也

貞觀八年陝縣丞陝縣今仍舊屬陝州隷河南皇甫德參皇甫複姓德參名也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訕所諫切侍中魏徵進言曰昔賈誼當漢文帝上書云云可為痛

哭者一可爲長歎息者六漢文帝名恒高祖次子也賈誼洛陽人文帝名爲博士後爲梁懷王傅上書陳事多所匡建其略曰臣竊爲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卽似訕謗惟陛下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參帛二十段令平聲按通鑑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治訕謗之罪魏徵諫曰云云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言乃賜絹二十四匹它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强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與此章雖小異而詳故附見焉

胡氏寅曰無常者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宮室惡其侈也即欲修建雖為諫少輟然意終不已竟使成之最後并怒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回也太宗克己從諫者自勉焉耳心術有嚴不繇自强猶如此况不能克己從諫者宜如何則亦觸情縱欲猶蒹葭萑葦寧有旣耶

愚按為人上者甚矣虛心聽納之難也以太宗之始怒皇甫德參而欲罪之復從徵言德參遂擢高官賚厚賞始也怒人之言終也從人之諫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太宗之謂矣然忤旨之怒其中心之發見耶抑一時矯激而然耶向非徵之忠諫其為君德之累豈少哉德參區區一狂丞耳乃能奮不自顧如此尤可為徵臣之則效也

貞觀十五年遣使詣西域使去聲後同西域西夷之國也立葉護可汗未還葉音攝葉護突厥大臣之號也本曰葉護統葉護同其兄射匱可汗

乃踊葉護可汗是年葉護數遣使入貢秋七月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冊其所踊立為可汗賜以鼓纛又令入多賚金帛令平聲後同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發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立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不為之為去聲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生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國安寧使如字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言行謂巡幸祭祀也凶行日五十凶漢書作師凶行謂出兵行師也鸞輿在前輿漢書作旗屬車在後屬音囑漢因秦制車八十一乘相屬也大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乎

永平聲之猶往也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又光武名秀漢中興之君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今陛下凡所施為施平聲皆邀過三王之上邀音莫奈何至此欲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姓曹名丕操之子也受漢禪國號魏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蘇姓則名字文師扶風人仕魏為侍中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行去聲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太宗遽令止之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中今按通鑑標年

唐氏仲友曰魏徵之諫不使蠻夷處中國也先王內中夏而外四夷其行之固有其道矣

後世不爲所亂則爲所窺皆逞於喜功貪利之故太宗聖明猶不免此徵之所言切中其病而終唐之世困於亂華可不戒哉

愚按禹貢曰織皮崐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因其織皮之貢而即叙之此大禹之撫四夷也漢武帝名馬通大宛而致連年之師光武郤名馬閉玉關而絕西域之使二君之得失蓋可覩矣是宜魏徵之進諫幸太宗克從之也

貞觀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輔名馮以字行德州人以孝聞貞觀初拜監察御史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後除是職遷吏部侍郎及卒諡曰憲上䟽陳得失特賜鍾乳一劑鍾乳產於石食之使人通氣生胃謂曰卿進藥石之言謂其言有益於己猶藥石有益於病也故以藥石相報按史傳季輔後爲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帝賜金背鏡一以況其清

鑑焉

唐氏仲友曰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人主勉進臣下之功德欲其不怠如此太宗兩賜季輔得懋賞之意然以季輔文武正直不至宰輔未為盡其才也

愚按藥石所以愈膏肓之疾金鏡可以別媸妍之形太宗嘉人臣之進言比之為藥石望人臣之清鑑比之於金鏡可為君臣相與之盛事也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夫音扶多順從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不得有隱宜以次言朕過失長孫無忌唐儉等皆曰陛下聖化道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黃門侍郎劉洎字思道荊州人貞觀七年為治書侍御史遷右丞歸

稱職十七年適日直東宮還侍中太宗征遼東詔洎太子監國洎日願無憂大臣有罪者按法誅之帝惟其言及還遂賜死對曰陛下撥亂創業實功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須有人上書辭理不稱者稱去聲或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者太宗曰此言是也當為卿改之為去聲按通鑑是年夏四月上至太子宮因有是問無唐儉名又載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殊不見其失上皆納之

林氏之言曰仁人君子之事君當夫治安之世而危敗禍亂之言未嘗一日而忘於口者蓋不如是不足以維持其治安而保養其聰明也雖襲堯之位行堯之道可謂治世矣然益曰罔失法度禹曰無若丹朱傲皐陶曰元首叢脞哉夫舜豈有是哉而禹益皐陶則不

可以無是言也太宗之德固未能盡如堯舜貞觀之治固未能盡如唐虞之時而欲自聞其過則其心猶足為堯舜之心也惜夫太宗有堯舜好問之心而長孫無忌之徒無禹益皐陶箴規之戒可學漢武

愚按貞觀末年魏徵既死在廷羣臣頗多諛說之風其間讒說之特甚者長孫無忌是也太宗欲羣臣直言無忌則曰陛下無失太宗欲知其過無忌則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太宗欲聞破言甚之計無忌則曰諸將奉成筭而已嗚呼孔子所謂言而莫予違者其無忌之謂乎向非劉洎犖面折廷爭庶幾魏徵之風則貞觀之政難乎令終矣

太宗嘗怒苑西監穆裕掌宮苑之官穆姓裕名命於朝堂斬之時高宗為皇太子高宗名治初封晉王十七年立為皇太子遂

犯顔進諫太宗意乃解司徒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乘間從容而言乘平聲間去聲從即容切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顔之諫誠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與處夫音扶處上聲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貞觀初除秘書郎奏籍田頌擢中書舍人誧善職遷侍郎十七年文本不欲兼東宮官乃詔五日一參東宮後還中書令辛官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說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舊本此章與前章通爲一章今按不同分爲二章

愚按高宗之處東宮也不惟已能納諫又能諫於其父何其賢哉及其在位旣久寵后擅權諫臣結舌李善感一言至比之鳳鳴朝陽其不能納諫可知矣夫以一人之身始則能諫終則拒諫其故何哉盖嘗以唐史觀之高宗以久不聞諫問於李勣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無事可諫嗚呼高宗始之能諫盖由太宗之德有以化之終之拒諫豈非李勣輩實逢君之惡哉

直諫 附凡十章

貞觀二年隋通事舍人隋制掌引納通奏鄭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絶姝當時莫及文德皇后長孫氏喜圖傳尙禮法性約素嘗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臨終請帝納忠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訪求得之請備

嬪御太宗乃聘爲充華唐制女官號九嬪之一詔書已出策使未發使去聲後同魏徵聞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爲人父母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樂並音洛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爲心故君處臺榭處上聲後同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飢寒之患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入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爲民父母之道乎道一作義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

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手詔答之深自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令平聲後同）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云女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云某父康在日與鄭家往還時相贈遺資財初無婚姻交涉親戚並云外人不知妄有此說大臣又勸進太宗於是頗以為疑問徵曰羣臣或順旨陸氏何為過爾分踈徵曰以臣度之（度待洛切）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也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處

僉婦稍蒙寵遇處僉時為太子舍人（唐制東宮右春坊置舍人掌行令言表啓）太上皇聞之不悅遂令出東宮為萬年縣（見任賢篇註）每懷戰懼常恐不全首領陸爽（陸氏名）以為陛下今雖容之恐後陰加譴謫（音摘責也）所以反覆自陳意在於此不足為怪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乃出勅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出文書之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為有司之過授充華者宜停時莫不稱歎

（朱氏黼曰人主以改過為德而以恥過作非為戒人臣以格非為職而以順非逢惡為罪）

太宗嘗曰前世帝王拒諫者多矣或曰業已爲之又曰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是以終身導人使諫從善如流未嘗少有靳吝也聘陸氏已聘之女是誠不知而作也聞魏徵一言遂罷已停冊可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玄齡輩一時名臣宜有以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有以格君心之非可也乃曰大禮既行不可中止雖妾婦所以愛主不當如是況大臣乎太宗有改過之德而玄齡輩不免有逢惡之罪若魏徵其賢矣哉

愚按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蓋天子所娶之國嫡爲正后庶爲媵正后既終則其娣媵攝行后職故曰天子諸侯不再娶大抵六宮之職一定則不可改移不可增益也後世正室之道不明正后之立亦多以色而擧選妃嬪之乎故妹喜之所在不遠千里求之雖有夫之婦自不暇恤以太宗之爲君文德之爲后亦不能免魏徵之諫勉強從之而已厥後士大夫之女亦以色選孰知非禮之

禍已兆於此乎孟之烈舜曰罔滛于樂仲虺之稱湯曰不邇聲色後之人君亦法乎此而已矣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税關東給復一年關東潼關以東也尋有勅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為準折為去聲後同給事中魏徵上書曰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勅丁巳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為準折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

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
大寶(易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
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
倒懸之急猶必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
事為陛下為此計者(為此之為如字)於財利小益於德
義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伏願少
覽臣言詳擇利益冒昧之罪臣所甘心簡點使(去聲後同)
右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中男十八已上簡
點入軍敕三四出徵執奏以為不可德彝重(平聲)
奏今見簡點者云次男內大有壯者太宗怒

乃出勑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徵又不從不肯署勑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之曰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君何嫌過作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解音懈徵正色曰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比音鼻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但為禮遇失所遂使如字後同人無鬪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使其數雖衆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

謂一人可當百夫也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以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詔書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平聲所司列為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不為官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調去聲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有勅旨今年白丁多已役訖若從此放免並是虛荷國恩荷去聲若已折已輸

令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徵平聲後同）百姓之心不能無怪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來年為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於刺史（唐制武德初罷郡為州改太守曰刺史掌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錄囚恤鰥寡）縣令（唐制縣置令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民業崇地利養鰥寡恤孤貧審冤屈親獄訟）常年貌稅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入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若為致理乃停中男賜金甕一口賜絹五十匹

愚按孔子曰去食去兵無信不立湯之有天下也首曰彰信兆民武王之有天下也首曰惇信明義三代之得天下未有不以信爲先者也太宗即位之初首欲以識信待物可謂能以湯武爲法者矣然徒知其爲信不知其所以信故魏徵歷陳其目謂原免逋債而秦府不與一不信也給散租調已徵復徵二不信也簡點丁男不任守令三不信也太宗欣然從徵之言君臣魚水實始守此終致貞觀之盛有以也哉

貞觀五年持書侍御史（唐制舉劾官品本作治書避高宗諱故改曰持）權萬紀（權姓萬紀名京兆人性悻直爲治書侍御史魏徵奏黜之後數年復是官）侍御史（唐制掌糾舉百寮入閤承詔推彈雜事）及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訐居謁切）數蒙引見（數音朔見音現）任心彈射（彈平聲後同）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令平聲）臣下無以自安內外

知其不可而莫能論諍給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毁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姦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玄齡（玄齡嘗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斥退張亮（鄭州人初玄齡薦為車騎將軍詳見公平篇註）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謗議臣伏度聖心（度待洛切）必不以為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羣臣若信狎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羣臣素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

玄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其枉直其餘疎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擧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匹其萬紀又姦狀漸露仁發亦解黜萬紀貶連州司馬（連州今仍舊隸廣東司馬州僚佐也）朝廷咸相慶賀焉

愚按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先儒曰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自古英明之君若漢之武宣隋之高祖宋之孝宗既任委大臣而復信小臣之言其意盖慮大臣之專權而恃小臣之察以防之也太宗之於萬紀輩亦若是而已矣雖

玄齡之親寄猶得而間之況其餘乎夫天下之權初無定在專在於大臣固足以致亂移於小臣尤非所以爲治也唯持敬則足以增一己之聰明窮理則足以察他人之邪正人君亦勉於此而已徒恃小臣之察欲廣己之耳目者何其惑之甚哉

貞觀六年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言其阿黨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温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不直彥博奏稱徵既爲人所道雖在無私亦有可責遂令彥博謂徵曰令平聲後同爾諫正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衆美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居數日太宗問徵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彥博宣勅語臣云因何不存

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國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瞿然改容曰(瞿厥縛切驚悟貌)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

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二百匹 按通鑑徵又曰稷契皐陶良臣也龍逄比干忠臣也

胡氏寅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身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爲分別不若曰臣願爲稷契皐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逄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意也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強諫曰吾效稷契皐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以桀紂事吾君而欲爲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

林氏之奇曰自古君明臣良猶腹心手足之一體歡然無間而后朝廷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末以自爲疑外者太宗之於魏公雖日言必聽諫必從而責之以宜存形迹則仆碑之兆已見於此

呂氏祖謙曰魏公之對誠足以警動太宗之心矣何則臣諫而君從之則可以為稷契皐陶之良不從則亦不失其為龍逢比干之忠則是忠之與良固亦不甚相遠也若乃君之聽諫從之則為堯舜不從之則為桀紂其相去不啻霄壤則太宗於此安得而不警乎

愚按魏徵忠良之論美矣然致之文義則有不然者何也良亦忠臣身獲美名若受顯號專謂之良臣可也而罔命則曰咸懷忠良商紂之臣身受誅夷君陷八惡專謂之忠臣可也而武王則曰焚炙忠良此指渾而言之也子文仕為令尹身得令終可以為良臣矣夫子則稱之為忠奄息殺身殉葬以從其君可以為忠臣矣詩人則稱之為良然則徵之言豈得為定論哉先儒有言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斯言不可易矣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

頻登岳牧等屢請封禪去聲封禪者封土於山禪祭於地也羣臣等又稱述功德以為時不可失天不可違令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華夏未安耶曰安矣遠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瑞未至耶曰至矣年穀未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為不可對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旁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供平聲後同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罻羅猶密罻音蔚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

切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有人長患疼痛不能仁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爲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謂東封泰山也在今泰安州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要平聲要服荒服蠻夷之地也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岱泰山也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烟斷絶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厭音淹足也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

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懇亦有輿人之論太宗稱善於是乃止

按通鑑是年正月文武官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云云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孫氏甫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illegible]異數至天下多事益糜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

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佑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嘗謂事天至敬掃地而祭何必登山封土此實至論

范氏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諂諛者爲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爲非也其後使顔師古議其禮玄齡裁定之徵亦與焉貞觀之末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恠者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胡氏寅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爲二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凡天事尚象往往以道遠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昧者焉足恠矣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

日食天變爲大不聞其胥訓告胥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羣臣獻諂侈蕩上心請登太山明示德意太宗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偃然自足徵雖以空虛勞費爲言若非數州大水亦未必爲止也夫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氣微也日者君象尤當儆懼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爲二致不學不知道之過歟

愚按文中子曰封禪其秦漢之侈心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虞舜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六年一時巡肆覲羣后大明黜陟望秩山川豈所以壹報本之誠明命討之公也豈泥金刻玉升中告成之謂哉善乎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耶厥後惑於諂佞自背其言爲魏徵計者惟當援古据經正名定論于以復先王之常禮于以掃秦漢之謬說不亦偉歟顧以蔚羅猶容倉廩尚虛執爲未可夫以爲未可行則必有可行之時也嗚呼大道不明禮學無据

爲君者昧於上爲臣者悉於下不有聖人出焉孰能袪其謬而反諸正乎

貞觀七年蜀王名愔太宗第六子也妃父楊譽在省競婢都官郎中唐制刑部官掌配役徒隷簿録俘囚以給衣糧藥料以理訴競雪寃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爲官奴婢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予奪予音與其子爲千牛後魏官名隋有千牛刀人主防身刀也其職本掌御刀蓋取莊子庖丁爲惠文君解牛十九年所割者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硎石言此刀可以備身因以名官唐制左右千牛衛將軍掌宮殿侍衛及供御儀仗左右執弓箭宿衛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月太宗聞之怒曰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平聲後同

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微物為其有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為去聲後同易以豉切古語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恃也故議者率謂人君左右近習為城孤社鼠）況世家貴戚舊號難理漢晉以來不能禁禦武德之中以多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肅條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惟陛下一人備豫不虞為國常道（為如字）豈可以水未橫流（橫去聲）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可太宗曰誠

如公言嚮者不思然仁方輒禁不言頗是專權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愚按仁方之問楊譽雖申屠之屈鄧通董宣之抗湖陽不是過也太宗不惟不能賞之又欲加刑焉其視孝文光武何其遠哉且旣從魏徵之諫免仁方之罪可也顧猶杖二十而後赦之是猶紾兄臂而曰姑徐云爾攘鄰雞而曰請俟來年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從諫之道豈如是乎

貞觀八年左僕射房玄齡右僕射高士廉名儉齊清河王岳之孫初隱居終南山武德初秦王領雍州牧擧爲治中及居東宮授右庶子遷益州都督長史勵風俗有聲入爲吏部尚書拜僕射卒贈司徒於路逢少府監少去舊唐制掌百工繕作之政竇德素問北門近來更何營造德

素以聞太宗乃謂玄齡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少有營造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解音懈後同亦不解玄齡士廉拜謝玄齡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害役工多少陛下所爲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爲不是雖營造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論語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臣所不解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朱氏黼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固於朝廷庶務無不當預也作治之後周名經營未央之成蕭何綜理烏有營繕之役小而宰臣不知乎以將軍為內廷以宰相為外廷正漢人體統之紊太宗方鼎新三省復脩六典獨欲使宰相專主南衙政事不預北門營繕是分朝廷為二岐內外為兩以一司而處相臣也微魏徵盡言則唐之相職豈正哉

愚按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故天下之事天子無不當與宰相亦無不當與者豈有南衙北門之分乎太宗責非其所當責玄齡等謝非其所當謝微魏徵之言君臣蓋莫知其失也唐中葉以後以中書門下為南衙以樞密中尉為北司軍機之密策立之重宰相遂不得與聞太宗之失言實啓之矣

貞觀十年越王名貞太宗第八子也長孫皇后所生太子

介弟聰敏絕倫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以上皆輕蔑王者意在譖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達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躓頓我之兒子自不許其縱橫(縱平聲)公等所容易過得相共輕蔑(易以豉切後同)我若縱之豈不能躓頓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正色而諫曰當今羣臣必無輕蔑越王者然在禮

臣子一例傳稱傳去聲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為公即是公用之為卿即是卿若不為公卿即下士於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輒加折辱若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行無禮尋以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形於色謂羣臣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私愛當去聲魏徵所論國家大法朕嚮者忿怒自謂

理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為人君言何可容易名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

愚按齊桓殊會王世子于首止春秋大之胡氏釋之曰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無貶由胡氏分義之說觀之魏徵之言非耶曰皆是也胡氏之言謂在外諸侯也魏徵之言謂在內公卿也胡氏之言謂世子也魏徵之言謂諸王也為大臣者苟不能權其輕重隨時以取中又豈足與論春秋之義哉

貞觀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貸之狀凌平聲凌姓敬名初仕竇建德為祭酒太宗責侍中魏徵等濫進人徵曰臣

等每蒙顧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强諫諍是其所長愛生活好經營是其所短(好去聲)今凌敬爲人作碑文(爲去聲)教人讀漢書因茲附托回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不同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爲臣等欺罔實不敢心伏太宗納之

愚按夫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爲滕薛大夫夫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人君用其所長棄其所短可也善乎魏徵之言曰有學識强諫諍凌敬之所長也愛生活好經營凌敬之所短也太宗旣不能用其所長顧欲因其所短責及擧者豈用人之道乎向非鄭公之諫太宗好賢之意荒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所行得失政

化比音鼻何如往前對曰若恩威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服應由德義所加應平聲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爲心旋以海內無虞旋平聲漸加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爲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已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僶強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色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對

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死罪(處上聲後同元姓律師名)孫伏伽(貝州人武德中上言三事帝稱之曰諠臣貞觀中拜御史還大理丞)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酷罰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户柳雄(徐州令仍舊隸河南司户州屬户曹鄉姓雄名)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令平聲首去聲後同)不首與罪遂固言是實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僞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少去聲唐制徒刑五一年至于三年)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訖(當去聲)但當

與死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乃謂法司曰但能爲我如此守法爲去聲豈畏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忤聖旨階下以爲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

違公語

胡氏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與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德慧智術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為猶往年也是則不逮往年也譬之日焉雖在昃晡未嘗不明若語其嚮於隆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强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豈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為法不可及勉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是則湯所以入聖域而成功不殊者乎太宗之未學也

愚按隋煬帝失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拒諫唐太宗得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太宗之納諫豈其天性之本然哉良由目覩煬帝之亡矯揉強勉而行之也故貞觀之初天下未安則能導人使諫中年天下漸安尚能悅人之諫末年天下已安則勉強從人之諫矣昔者舜之舍己從人禹之聞善則拜湯之從諫弗咈終其身

於一日果何道哉盖聖人之納諫由於志氣之自然故無始終之異太宗之納諫由於血氣之矯揉故少而銳老而衰也然則人君欲盡納諫之道者可不孳孳而務聖人之學哉

貞觀政要卷第二